

劇作新刊

業失

周楞伽作

北新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281B

刊新作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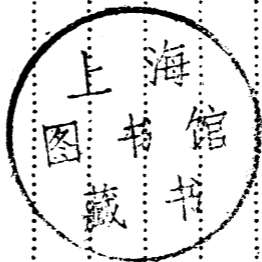
業 失

著伽傍周



目錄

愁春.....	一
一個女人.....	四六
灤河上的一夜.....	八九
失業.....	一〇八
蟲豸.....	一四〇
善觀氣色.....	一八二
雜貨舖.....	二〇〇
妹妹.....	二三四



愁 春

一

夏天的薄暮時分。

××縣立女子中學才放了課，從校門裏擁擠着走出許多白衣黑裙的女學生來。像蝴蝶兒一樣的，翩翩地分散着竄進各街各巷裏去。街上頓然增添了許多活氣，行人的眼光差不多都被吸引住了。

其中有一個少女，帶着與衆不同的步伐，急促地走着，健康的臉上泛着桃紅色，口裏微微喘着氣，胸部一起一伏的鼓動，這些都顯出她心頭正隱藏有一種神祕而熱烈的願望。她走着，眼珠都不向兩旁瞬

一瞬，她的整個情感彷彿已全做了願望的奴隸了。

忽然，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她後邊叫了起來。

「愁春，慢一點走呀，我有話和你說呢。」

這聲音，還沒有得着回答，立刻就被另一個聲音冷冷的打斷了。

「你叫她做什麼？她這時正急於要去見她的表哥哩，那里還有工夫來理會你！」

愁春很清楚的聽見這些話，但她並不作聲，她只是急促地走。陽光快要落下地平線去了，從西天反射出緋紅的霞彩，正如她健康的臉色一樣。她抽出一條手帕來，輕輕拭去了額上和鼻上的汗珠，一陣涼風從她腋下吹過，使她的身體感覺鬆爽而又疲倦，她不禁想起了家中

所有的一切：鋪着蓆子的竹牀，熟識的笑臉，新穎而有趣的許多問題，她的脚步走得更急促了。

到了家，來不及放下書包，首先便向坐在堂屋裏的母親發問：

「媽，表哥來了沒有？」

慈愛的母親是早已窺破了女兒心頭的祕密，但這時却似乎不欲助成她的願望似的，微微把堆滿着皺紋的頭搖了一搖。

「還沒有呢。」

愁春嗒然了，經過了一度急促奔馳的脚步開始起了反動，懶懶的幾乎舉不起來。她低下頭，失望和懊喪同時壓到了眉梢上。她勉強走進自己的房裏去，重重的在桌上攢下了書包，便把身體埋在一張椅子

裏。

桌上放着一本書，淡藍色的封面上，標着四個黑色的大字：

「歷史哲學！」書角上還有一個英文簽名式，那末一個字是 Yang。

愁春無聊地把書頁摺着的地方翻了開來，腦裏却不住的在構思着往事。那書上印着的黑的字，新的名詞，「矛盾」「邏輯」「真理」，往常會引起她的智慧和趣味來的，這時却只在她的眼前搖晃着，始終走不進她的腦神經。漸漸的，這些字和名詞都消失了，從書上浮現出一個熟識的臉來，向她微微地笑着。她的心止不住卜卜的跳了兩跳，頭輕輕俯了下去，嘴唇便和書頁密接了起來。

一聲嘆喲的笑刺破了房裏沉默的空氣，使愁春的意識從情慾的支

配下醒轉，她本能地回過頭來。突然的，幾乎可說是意外地，她發覺那浮現在書上的熟識的笑臉，開始移到了她身後，在她的面前，站着她期待已久的表哥。

愁春的面頰紅得和胭脂一樣的了。

「表哥，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表哥微笑着，眼光不住在愁春身上打量。忽然，他一伸手，把桌上那本書攫在手裏，向房外走去，一壁又對愁春招了招手。

「春妹，我們到外面來談罷。這房裏悶得很呢！」

愁春，不自主的移動了她的脚步，她覺得，表哥的每個語音裏都隱藏有一種力量，這力量，足以使她不得不服從她的命令。

兩個人並着肩，在院子裏的竹牀上坐下。四圍非常寂靜，只有牆角植着的幾盆花，隨着風，向他們點頭微笑。天是蔚藍色的，偶而有幾朵薄薄的白雲從他們頭上流過，暮色已把這院子籠罩在一團澹靄裏了。

愁春從以往的經驗裏，揣想着她表哥的動作，怎樣把書頁翻開，怎樣和她講說這世界的生成流動，矛盾互鬪，一切爲她所沒有接觸過的新的知識。但表哥今天却好像另有心事似的，他並不如愁春所揣想的做，只是把眼注視在愁春臉上，這反使愁春覺得羞愧了，同時她也希望表哥能說出一些合於她心願的話來。

「春妹！」表哥說話了，他的聲音永遠是非常柔和的。「聽說你

這學期要畢業了，下半年作什麼打算呢？」

愁春低下頭，心微微的顫抖着，身上感到一種躁熱。表哥問這話的用意她是很明瞭的，但她並不想避免他的試探，而且這試探也正爲她所希望。她徐徐把眼光移注到地面去，故作不在意的樣子說：

「我想升學，到上海去升學，我已經和母親說過了，她也很贊成的。」

表哥輕輕噓着氣，臉更靠近了愁春一些。

「是這樣的嗎？那麼，以後我們在一處的機會就更多了。」

愁春感覺到表哥身上的體溫和他口中所噓出來的熱氣，這些就像正流動在這院子裏的柔和的六月晚風一樣，觸在她身上，使她的身子

輕飄飄的，鬆爽而又舒適，同時也更覺疲倦。她勉強抬起頭來，望天空中那幾朵淡淡的白雲，夜幕是已逐漸的在展布開來了。

表哥微笑着站起身，把手裏的書放在竹牀上，又着手，在院子裏漫步着。他的軀幹是修長的，健康的臉上常浮着一些和藹的笑容，即使是在他盛怒的時候，人們也不容易從他的臉色上看出來。這樣一個具有着十足男性美的人，誰都不相信他的心裏是會毫不存有一些利己意識的。

愁春默默的望着表哥，眼光不住隨着他的身影在整個院子裏打轉，想到一刻前在房裏的舉動，她的臉不禁又紅熱了起來。

表哥又站到了愁春面前，同時一些更柔和的話語，也從他口裏發

出了。

「春妹，我祝福你有一個光明幸福的前途。雖然我對於現代的教育制度是根本的懷疑着，但我想，這也許無礙於你的。你一定牢記着我們肩上所負的使命，和我們生存在這世上的意義。」

聽了表哥這樣說，愁春不禁暗暗有些慚愧，她覺得表哥對她的期望太高了，像她這樣連表哥的十分之一人格都沒有的人，實在不足以副表哥這期望的。

天暗了，晚風從院子裏吹起，牆角裏的幾盆花搖擺着，向他們微笑。黃昏的影子輕輕的從上面覆下來，遮蓋了地上的一切，也遮蓋住他們的身影。

「春妹，我回去了。」表哥握住了愁春的手說。

愁春覺得有一股熱力從表哥的掌心裏出來，鑽進她的體膚，鑽進她的神經中樞，使她的腦筋整個地替亂着，說不出一句話。她機械地把表哥送出了門，直到他的影子將近要消滅在黃昏的陰影裏時，她才突然記憶起一件事，而大聲的向前呼喚着。

「表哥，你回來。」

表哥又回到她面前了，他帶着一種惶惑的笑容向她問；

「春妹，什麼事？」

愁春的臉又有一些紅了，她輕輕的說道：

「沒有什麼，我知道你也要到上海去，不過你可能稍待一下，和

我結伴同走嗎？」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表哥微笑着說，他如今對於這年輕表妹的心事，已經完全明瞭了。

愁春癡癡的站在黑暗裏。望着黑暗吞沒了表哥的身影。她想像着，她將要從一個舊的世界跳到新的世界裏去，在那個世界裏，充滿了的是美滿，甜蜜，幸福，快樂，青春的花朵，新鮮自由的空氣。於是，她的眼前便恍惚閃過了一道光線，是新的活躍的生命之光。

二

七月中旬的一個早晨，當溼霧還沒有被陽光驅散以前，一艘內河小火輪「嗚唧唧——」的拉着回聲，衝破了四圍陰鬱的空氣，離開這

古舊的縣城向前駛行了。

愁春和她的表哥對坐在船上的一間房艙裏面，默默的，誰都不說一句話。有時眼光偶然相觸，各人的面上便都不禁浮出一絲微笑。他們的目的地距離行程還遠，但他們的心却都很熱，雖然彼此的心理是各不相同的。

外面不時有機器震動的聲浪，和雜沓的脚步聲喧騰的人語聲傳進來，這些和艙裏靜默的空氣，成了個絕好的對比。可是也就因為艙裏的空氣太靜默了，各人都感覺有些倦怠，懶洋洋的只想把自己的身子在艙板上平放下去。

愁春蹙着眉，把手支住了臉，眼光無意識的落在表哥身上，旅途

的苦悶像一層烟似的籠罩住她活潑的心靈。她很想對表哥說一些話，却又不知從何處說起。只好站起身，走到艙口去，眺望岸上的風景。

船很堅定的在河中向前進展，混濁的河水經不起船的衝激，起着巨大的波浪，拍擊到堤岸上去。太陽從雲中透露出半個臉來，照射在岸上田野裏，一切新生的植物都在陽光中活動着。岸上偶然有幾個拉絳的快班船夫走過，曲着背，口裏喘着氣，有一些微風在送着他們，好像安慰他們的勞苦似的。

愁春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一樣，心裏還是一些計較都沒有，面却已對着人生的旅途了。她不知道未來的日子將給予她的生命以什麼東

西，她只感覺這漫長的途程的可怕。在這人生的途上，正不知埋伏有多少荆棘，等待她去開關。單就這一點，便將費去不少力量，何況還臨着這樣一個劇烈變幻的時代。她不禁有些畏怯了起來，但不久又失笑自己的懦弱，這一段途程是終於不免要走的，不要說自己還有着同伴，就是沒有同伴，只一個人也應該邁步前進。在這時代中的新女性，是應該和男性一樣，負起創造新世界的使命來，而不應該有一些畏怯的意識存在。

想到同伴，愁春不自覺的回頭看了艙裏的表哥一眼。表哥是已知從什麼時候起，躺在艙板上睡熟了，鼾聲很停勻的從他鼻孔裏出來。一匹青蠅停在他鼻樑上，使他那一處地方的神經不住起着抽搐。

這形狀，使愁春忍耐不住要笑，她勉強嚙着唇，輕輕掩上艙門，仍舊坐到她原來的座位上去。現在，籠罩在她心上的不僅是苦悶，而且還帶得有一些寂寞。這一種寂寞的感覺是無法排遣的。艙外，重濁的機器聲，和嘈雜的人語聲，脚步聲，仍不時傳進她耳鼓裏來，愈顯得這艙裏靜默空氣的難受。她只得也在艙板上躺下，從行篋裏取出一本「婦人與社會」來讀着，藉此消遣這漫長的旅途的倦怠。

表哥是直到日中時候方才醒轉，他揉着眼，望到躺在對面的愁春，不禁笑了一笑。這一睡，彷彿很有益於他的身體，他挺立着，倦怠的神色完全從他臉上消除了。

愁春拋開書，坐起身來。她的心輕輕跳躍着，她很盼望表哥能和

她談一些話，好使她忘却了時間的沉悶和旅途的寂寞。

果然，表哥開口了，但只是很平凡的一句問話。

「春妹，你餓了嗎？」

愁春搖搖頭，她有些失望，却仍在期待着。她回過頭去，望放在艙板上的那本書，她的眼光幾乎可說和表哥同時的落到了書上，表哥一伸手便把書取了起來。

「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他低低地說着：「這確是一本好書，但內容似乎太繁重了點，你不覺得厭倦嗎？」

愁春的臉紅漲着，她低下頭，呼吸很迫促，眼光却不時溜到表哥捧着書的手上去。她希望能借這書作一個談話的引子，雖然同時她也

感覺到幾分未能完全了解書中旨趣的羞愧。

表哥從書上抬頭瞧了愁春一眼，像已窺破了她的心事，他微笑着，在她身旁坐下，開始用他那柔和的聲音，和她說起話來。

「春妹，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對於現代的婚姻制度，你抱着什麼一種見解呢？贊成那新的自由的，還是那舊的買賣式的？」

愁春想不到表哥會提出這一個問題來，她直覺着表哥是在向她試探。她心裏雖很想回答他，可是一種本能的羞恥意識却使她囁嚅着說不出一句話。她的臉漲得更紅了。

表哥却不會理會到這些，他是和他的自信心使他覺得他一樣嶄新的人物，而忘記了彼此思想程度的差別。他繼續向她問道：

「怎麼樣？你到底贊成那一種制度？」

愁春勉強抬起頭來，望到閉着的艙門，和艙裏靜默的空氣，她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不過態度却還是不大自然的。她微帶愠意的說道：

「這還用得着問嗎？除了那些頑固落伍的人物，又有誰能贊成舊的買賣式的婚姻制度呢？」

表哥幽默地笑了，眼光有意義地注視在愁春臉上。

「這樣說，你是贊成新的自由的婚姻制度的了。然而據我看，新的又何嘗是可以贊許的呢！」

這話使愁春矍然地一驚，她捉摸不出表哥的命意所在，既然對新

的和舊的都不贊成，那除了根本反對婚姻制度，便是贊成兩性間的靈的結合，所謂精神戀愛的了。這使她不禁發生了一種趣味，她覺得表哥的思想到底是和常人不同的。現在，她羞恥的情感已完全消滅了，她好奇地問道；

「表哥，你是主張兩性間的關係應該終止於戀愛而不該終止於結婚的嗎？這確是一種好的主張，不過……」

表哥笑着把她的話攔住了。

「不是這樣的，我並不願意矯情，硬要把慾望從人身上分開。我是主張靈肉一致的戀愛的，但不贊成結婚，更不贊成什麼結婚的制度。」

愁春驚得呆了，她生平還是第一次聽見這樣大胆的說話。不贊成結婚，同時又不主張戀愛偏向於靈的單方面，這到底是怎樣一種理想呢？在她的腦裏，很快的閃過一個私生子的形象，這使她幾乎從艙板上直跳起來。她不自覺的喃喃地說道：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罪惡！」

表哥的臉色突然轉嚴肅了，他加重了聲口，沉着地說：

「不，這不是罪惡。却是最幸福最神聖的一種結合。人都要求着自由，爲什麼人的慾望偏要受限制呢？結婚，這無異是一把道德的枷鎖，她使人牢守着一個夫妻的名義，不能自由發展彼此的慾望，這實在是不合理的。你只要看近來離婚率的增高，便可以知道人類的慾望

是怎樣和這制度起着衝突了。我們都是新的人，應該從事新的結合，對於這不合理的結婚制度，不論是新的和舊的，都要澈底的打破牠。」

愁春懷疑地望着表哥，他覺得表哥這話固然自有理由，然而這理由也並不缺少可以指摘的地方。現在，她的趣味更濃厚了，這樣的談話可說是她一生中未會有過的。她的好奇心衝動着，使她忍不住繼續向表哥發問：

「那麼，在這結合下面所產生的兒童，又怎樣處置呢？」

「這自然是歸國家公育了。」表哥冷淡地說。

愁春不禁搖搖頭，她覺得表哥的話太理想化了，這樣的社會在目

前決沒有出現可能的。她呆呆的望着表哥，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才好。表哥的理想正和他的人格一樣，是偉大的，但在這偉大中，她却被迷惑了。她勉強避開表哥的眼光，側耳去聽艙外，艙外仍舊混合着各種雜亂的聲響，同時船上的回聲又雄糾糾地長鳴起來，表示船已將近抵埠了。

表哥忽然放下書，熱情地握住了愁春的手。

「春妹，你同意我這話嗎？如若是同意的，那我們不妨就從事於這一種結合，首先對目前的社會樹起叛旗來罷。」

愁春這時才明瞭表哥先前說那些話的用意，不過是爲想引出他對她的這一步希望。這雖是她私心竊願的事，可是一旦成爲事實時却不

由她不羞愧了。她低下頭，臉上覺得火辣辣的，未來的幻象一幕幕的在她眼前展開，這其間到處都充滿了幸福和美滿。她不能拒絕表哥了，她只有默默的接受着。

在這默默的接受中，愁春深深的感覺到表哥愛力的偉大。

三

終於，他們到了上海。

愁春的升學目的達到了，她開始考進了一個有名的男女同學的最高學府，在學校的宿舍裏住了下來。

新的生活，新的環境，使她在初時很覺不慣，但漸漸的她便把她的心情改變得和生活環境適合了。尤其使她愉快的是，她竟在女同學

裏面結識了幾個情投意合的伴侶，減去了她生活上不少寂寞。

在這些時間裏，表哥每星期都要來探望她一次，她也很盼望他到來，因為這可以使她的生活得到一些調劑。但同時她也有些不滿意表哥，表哥不知怎樣，總不肯帶她一同出去玩，使她領受一些都會的熱鬧和趣味，這是她活潑的心靈所最感覺忍耐不住的。

人們總喜歡幹一些無意識的事，很久以前，在學校裏便流行着一種皇后校花的名稱。愁春進校以後，因為她的姿色生得美麗，於是這皇后的稱銜，便很快的落到了她身上。這在愁春，未免有些受寵若驚，但因着虛榮心的支配，她也並不反對人們這樣稱她，甚至有時還從這名稱上，發生一種驕傲和快樂的心理。

是在一個炎熱的天氣，愁春被一些繁重的功課累得周身都淌着汗，心上非常煩躁。好容易捱滿了鐘點，急忙從課室裏走出來。這時，天已近暮了，柔和的風微微的吹拂着，使她通身都覺得涼快。因為貪圖多享受一些這涼快的感覺，她暫且不回到宿舍，轉迎着校門外的郊野走去。

在校門口，她遇見了兩個男同學，用獵犬似的眼光向她注視着。這眼光，她近來已是很熟習的了，所以也不在意，泰然的從他們身旁走過。但隨即她便從後面聽到了他們的談話聲音。

「哈囉！我們的皇后真美麗！」

「不知道誰有福氣做她的皇帝哩！」

這些話，愁春很清楚聽在耳裏，她有些羞愧，同時也引起了一些悲哀的情緒。人們始終賤視着女性的人格，好像離開了男性，女性就沒有立足的可能似的。尤其是到這校裏來了以後，這種庸俗的觀念幾乎可以從每個人身上找到，甚至還有一些女同學們，在羨慕着那些不惜降低自己人格去取媚權貴的女性。這現象，使她很是痛心，雖然她自己一時也不願拋棄那受人尊敬的皇后的稱銜。

她獨自在郊野裏徘徊着，新鮮而又充滿了養分的空氣，不住在她周圍流動，微風把行道樹上的葉子吹得憂憂發響。遠處林梢間掛着一些霞彩，幾隻倦飛的歸鳥懶懶的拍着翅膀，向樹林間飛去。使她的心頭很感到一些淒涼的况味。

這時，忽然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她後邊叫了起來。

「密司柳，你也在這裏嗎？」

愁春急忙回過頭來瞧，她認識那站在她面前的，是她新結識的女同學張瑞芳。這是在所有的同學中最對她表示慇懃和好意的一個。遇事都肯詳細指導她，她也很喜歡同她親近。但現在她却不能用平時的態度對待她了，因為她發覺在她的身邊，正站着一個瘦長的青年，這是她所不認識的。她很有些不安，勉強「哦——」了一聲，算是對這招呼的回答。

瑞芳却很得意的笑了，她指着愁春，向那瘦長的青年說道：

「讓我來和你介紹一下罷，這就是我們校裏的皇后，柳愁春女

士。」

愁春很有些不快，覺得瑞芳不該胡亂把她介紹給不相識的異性。

但當瑞芳回過頭來，向她說「這是我的兄弟瑞甫」時，她却又釋然了。她起初還疑心瑞芳和那青年一定有一些特殊的關係，直到這時才明白他們的關係原來不過是這樣的，這使她覺得好笑，同時也不禁有些徧促起來。

那名叫瑞甫的青年有禮貌地向愁春鞠着躬，他的舉動很是文雅，一望而知是在上流社會裏面出入慣了的。一種紳士的丰度深深的在他臉上刻劃着，眉目間頗帶得有一些風流自賞的樣子。雖然身上並不缺少那些平常男子的俗氣。

愁春紅着臉，向瑞甫點點頭。這還是她第一次和陌生的男性交際。她覺得他沒有表哥那樣英俊，但也不十分討厭，三個人，一同在草地上漫步着，瑞甫不時找出一些話來和愁春說。他問她喜歡那一種娛樂，會不會跳舞，有沒有到公衆集會的地方去過。他彷彿是一個有豐富的享樂經驗的人，說的話句句都打在愁春心上，挑撥得她的心卜卜的亂跳。她有些羞愧，覺得自己枉負了一個皇后的頭銜，竟連一些平常的娛樂都沒有享受過。在被問得急了時，她只好囁嚅地實說了一切，言下頗透露一些對另一種生活的羨慕意味。這正給了瑞甫一個機會，他立刻邀約她明天出外去遊玩。愁春雖覺得不應輕易答應一個初相識的異性的要求，無奈敵不過慾望的誘惑，便也只得應允

了。

他們又談了一會，才各自分手。在歸途中，愁春細細把表哥和瑞甫兩人作着比較，她覺得他們都有着一種優點，表哥是理想的，瑞甫則是現實的，而現實較理想似更透着可愛。她的心開始有些動搖了。

下一天是星期，學校裏沒有課，愁春無聊地把自己的宿舍整理了一下，便獨自坐在窗口，向窗外的天空眺望。想到下午那一個約會，她的心不知飛越到那里去了。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在平常時候，每逢星期這天，她首先盼望的便是表哥的到來，現在她竟沒有這種盼望的心情了。那另一個事實實在誘惑着她。她反願他今天最好不來，以免

使她不能享受那從未嘗試過的樂趣。

然而宿舍裏的老媽子却已站在她門前，照例用她蒼老的聲口說了。

「柳小姐，有一位先生要見你。」

愁春懶洋洋的站起身來，走到會客室裏去。在她眼前站着的果然是表哥，他那修長的身材，英俊的容貌，一切都還依舊，但她却不知怎樣，對他沒有從前那種熱情了。她很勉强的笑了一笑，便和他在會客室裏對坐了下來。

表哥似乎沒有窺破愁春的心事，他仍舊用他平常的洒脫態度和她說着話，這些話不用說仍是充滿了理想，要使這世界來遷就他個人，

並不惜把這理想的頭腦移植到她身上來。若在平時，愁春也許會被這些理想的話引起趣味，但這時她的心裏正充滿了現實的享樂觀念，所以這些話聽在她耳裏，不但格格不入，而且還使她非常討厭。她雖不便阻止他，眉峯却已止不住打上好幾個結了。

在這閒談中，表哥彷彿記起了什麼事，眼光注視着愁春，開始詭秘地笑了起來。

「什麼？」默默地坐在一旁的愁春，被這笑聲引起了注意，忍不住詫異地問了。

「哈！我還沒有恭賀你呢！你竟做了皇后了！」表哥狂笑着，從身邊取出一張畫報來，遞給愁春。那畫報上登着愁春的一張照片，旁

邊還有一段關於皇后什麼的記載。

愁春接過畫報來看了一看，她的臉部立刻泛上了紅暈。她認識這照片是一星期前瑞芳來和她交換了去的，交換的當時，她確實想不到她會有這特殊的作用。現在想起前事來，她反不禁有些佩服她的深心了。

「Hallo! Our Queen!」表哥含着譏諷意味的說，眼光輕蔑地注視在愁春臉上，他顯然是非常厭惡這現實社會裏的人們慣喜歡做的一切無意識的舉動。

但愁春却佛然了，她有些暗恨表哥這種輕蔑的態度。報上的記載是正投合她的虛榮心的，她所希望得之於旁人的是恭維而不是譏諷。

她想：如若這時在旁邊的不是表哥而是瑞甫，則說的一定是另一種的恭維話，足以使她聽了快樂的。她更有些厭惡表哥了，索性裝做看報，不去理睬他。

在這種場合下，表哥自覺不能再留了，便快快的立起身來，和愁春作別。

愁春勉強把表哥送到會客室門口，便攜着那張畫報，回到宿舍裏去，躺在牀上，細讀着那一段關於她的記載。她的心彷彿浸在蜜缸裏一樣，那一個個字裏好像都含得有一些蜜味，她不禁有些沉醉了。

午後，瑞甫來了，愁春愉快地修飾了一番，便和他一同到外面去。

他們先在公園裏走了一會，接着又到電影院，跳舞廳，各種官能享樂的地方去作了一次巡禮。那些宏偉的建築，那些番皇典麗的裝飾，使愁春目眙口張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覺得都會的人生是奢侈的，而趣味也就包藏在這奢侈中間。現在，她才開始感到青春的可貴了。

這一天，是愁春最快樂的一天，她恣意享受着都會的趣味，直到晚上，才由瑞甫用汽車送她回宿舍去。在車中，她忽然想起那畫報上的一段記載來，忍不住向瑞甫詢問。瑞甫却不說什麼話，只向她作了個會心的微笑，表示這正是他所弄的玄虛，這使愁春於興奮疲倦快樂這三種錯雜的感覺之外，更帶得有一些感激他的情緒了。

就從這一天起，愁春的素來被表哥整個佔據的心中，開始有了瑞甫的身影。

四

光陰過去得很快，轉眼又是秋末冬初了，在這幾個月裏，愁春的生活始終是渾沌地過度着。她不但忘記了時間，而且還忘記了她的生命。她所知道的，只是怎樣白熱地享受着都會的樂趣，從尖端一直到最尖端。

功課是無形的被她拋棄了，除了隨班上課以外，她從不想展開那些課本和講義來觀看一下。自然，一個少女的青春是尊貴的，怎能任意浪費在學分和課卷中呢。她終日所講究的，是眉毛應該怎樣畫，口

紅應該怎樣塗，服飾要怎樣才算摩登而不違反時代性。總之，她心心念念所不忘的，不外乎怎樣把她的生命去迎合世界，使一切世俗的眼光都來贊美她。

瑞甫是每天都伴隨着她，在一切享樂的事上，他和她幾乎是形影不離的了。他慫恿她去學習跳舞，說這趣味是非身當其境的人不能領會的。對於這提議，愁春也很表同意，她覺得，做了一個摩登女性而不會跳舞，似乎是一件可恥的事。雖然在下了決心以前，她也有些不安，恐怕這消息被表哥知道，將要引起他更劇烈的譏諷。可是，這不安，總敵不過事實的誘惑，她終於祕密地進了一家白俄所設的跳舞學校，開始在每晚上學習起「狐步」「湯戈」「華爾斯」來。

現實把她造成了一個現實的人，過去的一切生活，似乎已被她遺忘了。

在這些時間裏，表哥也會來探望過她幾次，但每次總不過淡淡的說幾句話，便分別了。現在，他對於她，是整個地失望着。他覺得她的脚步愈走愈向趨現實，同時也離開他的理想愈遠，使他很難找出幾句可說的話來和她說。爲了避免相對作乏味的沉默起見，近來她這里已很少有他的蹤跡了。

愁春却並不把這些瑣屑事放在心上，他自有她所覺得幸福的生
活，一個現實的享樂的場合，便足以使她忘懷了一切。她如今的心情已和從前全不相同了，她只是耽享着從狂歡中所發生的趣味。

不過有時從狂歡的生活中，回到冷清清的宿舍裏來，當一切都寂靜了以後，她躺在牀上，便不禁要想到過去的生活，想到表哥，覺得她現在是墮落了，太把生命浪費了；於是，懺悔的情緒使開始從她心中流露出來，同時也使她猛想起表哥已有許多時不來了。她屈指計算着和表哥末一次會見的時間，那似乎還是一月以前的事，有這樣久的時間不來，不用說他是已明顯地表示了對她的不滿。她悔悵着，但也無法可想，因為表哥從不會向她提起過他的住址。她只希望表哥也許會原宥她的錯誤，再來探望她。

然而表哥却終於絕跡不來了，從某一些同學的談話裏傳來的消息，則似乎表哥的生命也已發生了問題。有許多青年，常常會在有意

無意間，踏上社會所埋伏的危機，表哥也就是這其間的一個，他的眼望着天邊，但他的脚却陷進了陷阱，做了危機下的犧牲者了。

初次聽到這消息時，愁春像被暴雷所震一樣，癡癡的說不出一句話。她很快的想到了過去的一切：可紀念的夏夜，船中的一番談話，以及表哥的熱情的微笑，和對於她的過分的期望。這些到了現在，已都變成了陳迹，永不會再回到她身邊來了。只要一想到這上面，她的心就忍不住隱隱的作痛。她伏在宿舍的牀上，瞞着人，盡情地哭着，淚珠如線似的落到枕衣上去。往日使她愛慕的現實，現在已成爲她憎惡的對象了。她決心要做一個新的人，離開散文一樣醜惡的現實，重新走進詩一樣美麗的理想境界去。於是，她便出去買了許多表哥從前介

紹給她的新書來，用心地研習着。當宿舍裏的老媽子向她報告瑞甫的來訪時，她毫不遲疑的吩咐她去對他說，因為某種關係，她暫時想不再和他見面了。

不過這興奮只是一時的，興奮過去以後，她又漸漸對這一種生活感覺不滿起來。她覺得自己的理想固然是美好的，不過這理想終於只能成爲理想，事實把她的行動限制着，使她永遠不能和她的理想一致。同時，那些書籍的陳義過於晦澀艱深，也使她感到一種苦悶。她的心不禁又躍躍然的，懷念起過去的狂歡生活來了。

學期將要完結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愁春正在燈下埋頭研究一本社會學的書，忽然眼簾上被兩隻軟綿綿的手蒙住了，接着，嘆味一聲

笑，手放了下來，在她的面前，便現出了瑞芳熟識的容貌。

「啊！好用功！我們未來的女學士。」她帶笑地說。

愁春的臉不禁紅起來了，她直覺着她是代瑞甫作說客來的。

瑞芳很簡單的說明了來意，果然是代瑞甫約她去觀電影，不過邀約的口氣不尋常，似乎有使她非去不可之勢。

愁春也正覺得自己近來的生活太單調，很想改換一下方式，所以並不拒絕，欣然答應了瑞芳，和她同去赴約。在車中，她開始起了個奇特的意念，想試試瑞甫的思想有沒有和她合轍的地方。她現在已把固拒他的心情，變成延攬了。

於是，一切被她拋撇，許久的娛樂，便重又笑臉相迎的回到了她

身邊。瑞甫尤其興高彩烈的歡迎着她。他問她爲何拒絕和他見面，並申訴他對她的渴念。她勉力支吾了一陣，最後抓着一個機會，便向他問道：

「你以爲歷史的進展，是依着什麼規律的呢？」

瑞甫似乎想不到她會有這樣的考問，停頓了半晌，才搔搔頭說道：

「大概是依着循環律的罷！」

愁春不禁失笑了，她懸着一個「矛盾律」的標的，不料竟得着個「循環律」的答案。但同時她也不由得有些感慨。她想，歷史有時也許真的是依着循環律進展的罷，要不然，怎麼眼前這一個時代，會相

同於過去那一個時代呢。

她失望了，但失望中還不無存有幾分希望。

下一天，瑞甫再來約她同去作某項娛樂時，她便把從前表哥送她的那本「歷史哲學」取出來送給他，並把那個 Yang 字擦去了，換上她自己的簽名式，她是非常希望另外有人來和她作共同研究的。

然而事實所給予她的終於只有迭次的失望，瑞甫雖常在她面前稱贊這本書的內容，但愁春一聽他的話，便知道他並沒有看過這本書，更不要說接受書中的思想了。她很明白他說這話的用意，不過是想獻媚她，取悅她，這很使她覺得不快。雖然同時她也沒有勇氣拒絕和他親近。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愁春的心理也一天天的起着變化。最後，不知是在怎樣一種微妙的心理下，她居然又漸漸的和現實的享樂生活接近起來了。表哥的滅亡在她彷彿是一陣風，這陣風很快的就吹過了她身邊，她開始有些討厭起那艱深晦澀的思想來。現實第二次把她造成了個現實的人，她的心情又回復到和表哥沒有滅亡前一樣的地位了。

是在一個陰曇的早上，宿舍裏的老媽子在她門外輕輕的叫着：

「柳小姐，那位張先生又來了，他說要見你。」

「告訴他，我馬上就來。」這樣說了以後，愁春忙不迭的坐到桌前去，把粉奩脂盞亂擺在那本厚厚的「婦人與社會」上，便開始對鏡

整理起她的晨粧來。

一個女人

朋友，告訴我，這照片裏的女人是誰？她和你是怎樣一種關係？我覺得她很像我過去生活裏曾和我發生過歷史關係的一個女人，

怎麼說，她是你的表妹嗎？——啊！真對不起！我竟誤會了！不過這也難怪，她的面孔委實生得太和我過去那個她相像，不論是眼睛鼻子眉毛嘴唇，都好像是在一個模子裏印造出來似的，使我一見就不禁要想到她，希望你不要以為我是有心唐突你表妹。

你想要知道我和那個女人的歷史嗎？這又何必呢，過去的事情已

經過去了，說出來也沒有多大意味。——不過你如若一定要知道，那我就對你說也不妨，反正這一段歷史並沒有祕密的必要，而且說出後，也可以使你明瞭繁華的都市社會會把一個女人教育成怎麼一種模樣。

現在我就來對你說，不過先請你不要性急，一個故事要慢慢說來才有味。最好請你坐下在那隻沙發上，我們要像平常談閒天一樣，還請你用一支烟捲，有名的黑貓牌香烟。——好！我的故事就這樣開場了。

這還是三年前的事，那時候我在一個交通機關裏作庶務員，生活很寬裕。一個人有了金錢和閒暇，就必然想找一個地方消遣。你知

道，我的生性是不喜歡嫖的，差不多一看見那些庸脂俗粉就要作嘔，同時我也不喜歡喝酒和吸煙，於是，作我精神唯一遁逃藪的，就只有賭博了。

上海真是一個大賭場，賭的花樣非常多，像賽馬、跑狗、回力球、和交易所裏的買空賣空等，都有使人傾家蕩產的力量，不過我却不喜歡到那些地方去，因為這一類賭博，每次勝負分出來，總要許多時候，我是個性急的人，實在不耐煩這樣久等。我所常常涉足的地方，是三十六門的輪盤賭窟，那兒的勝負分出來很快，一顆象牙球在輪盤裏骨碌碌的滾着，不到兩分鐘就可以卜出你的命運來。

朋友，你可曾到輪盤賭窟裏去觀光過嗎？——沒有，那你是太不

會享受都會趣味了。我告訴你，那裏面實在是很有趣的。當中是一張長檯面，鋪着滿檯花花綠綠的號碼，許多漂亮而又摩登的太太奶奶少爺小姐，就圍繞了檯的三面坐着，大家都仰起了頭，在光明燦爛的電炬下，看那象牙球在輪盤裏轉動。輸贏是以籌碼計算的，每一個賭客在未上場以前，必得先到籌碼兌換處去，把現款換籌碼。籌碼分幾種，有一元的，有十元的，也有一百元的，所以每場的進出，常在鉅萬以上。場裏的供應非常週到，中西大菜，冰菓點心，威士忌，香檳，可口可樂，應有盡有，無所不備，而且不要賭客破費分文。尤其是裏面的茶房對待賭客那種無微不至的慇懃程度，真比一個兒子對待父母還要孝順。

我那時差不多天天都去，不過我並不是隨便玩玩，沒有計劃的。

我覺得，賭博也和人生一樣，人生要有計劃，賭博也要有計劃，人生沒有計劃，則只有不斷的遭遇着蹉跌失敗，決不會達到成功的地步，賭博沒有計劃，也只有把身邊帶去的資本送盡，決不會贏一個回來。那麼，這計劃是怎樣的呢？這是我輸了多次以後所學得的經驗，我以為像我這樣靠薪水生活沒有巨大財力作後盾的人，走進這輪盤賭窟去，最危險的事莫過於押「獨門」。試想，在那麼多的三十六門中，要恰恰中着你所押的那一門，這是多麼困難的事？雖然一賠三十五，這數目很足以誘動你的心，然而這樣少希望的事，還是以不下手為妙；所以我只專押「單雙」「紅黑」及「單雙圈」，贏錢雖不多，到

底比較少幾分危險性。同時又給我發見了一條真理，就是臨陣最忌貪多驚得，不肯知足，如若贏了還想贏，那就非得把已經贏進的錢都嘔出不可。

我賭博的經驗愈來愈高明了，到後來索性列出一個公式，就是每天帶五十元錢去，贏滿了十元就回來。我不用小資本去贏大錢，却用大資本去贏小錢，真可謂已經參透了賭博三昧。果然，自從我這公式列出以後，十回中很少遇到一回失敗，就是偶然失敗了，我也不以為意，不過在我每月賭博收入三百元項下，扣除五十元而已，並且我還可以在場裏把那些中西大菜水菓點心盡量大嚼一頓，賺飽了肚子回來。

你說我這辦法可巧妙嗎？誰知我這巧踪兒，居然竟給一個人學去了。這個人，就是我方才對你所說的那女人。我起初本來並不認識她，後來因為天天都發見她和我正對面的坐着，便不由得引起了我的注意。這真是一位最尖端的都會型的女性，我一眼看見了她那新穎奪目的裝束，那夾着烟捲的姿勢，就知道她是享樂慣了都會生活的。不過發見她在學着我那巧踪兒，都還是注意了 she 許久以後的事。

這發見，其實也很偶然。有一次，我剛下手去押「中紅」，忽然看見對面有一隻白嫩的手，和我同時伸出來，把一根籌碼放在「中黑」上。這輕靈而又帶幾分美化的手勢，使我不禁抬頭去向這手的主人翁望了。巧得很！她也正在向我望着哩！她的臉上現着一團朦朧的

笑意，眼皮微微合上幾分，那水汪汪的風騷而又清澈的眸子，便從微合的眼皮裏，定定的注視在我臉上。我的眼光剛一和她接觸，心裏便不禁微微一蕩，連忙低下頭去。這一低頭，便給我發見了她面前的籌碼是和我一樣多的一堆，而且她的押法也和我一樣，專押「紅黑」「單雙」，不押「獨門」；所不同的是她和我取了正反對的方向，我押紅，她就押黑，我押單，她就押雙，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循環，我所贏的籌碼正是她所輸的，我所輸的籌碼也正是她所贏的了。

古人說女人是禍水，這句話真不錯，自從我發覺了她在學着我的巧踪兒以後，我便不會再像往常那樣十有九勝，我的每月賭博收入三百元的預算，竟被她輕輕的一手推翻了。不但預算編不成，還把過去

每月贏進的好幾個三百元，一個一個的嘔出去。嘔到誰的身邊去了呢？自然，除了她，沒有別個了。

我的生活漸漸窘迫起來，但我仍舊每天都要懷着五十元到輪盤賭窟去。我把一個月的薪水送給了她，便問朋友借，朋友那邊借來的錢也輸了，便拚命的寫稿子去賣錢。我夢想着把所損失的從她手裏撈回來。我覺得，要是失敗在一個女人手裏，實在太可恥了。

然而，夢想總是和事實距離得很遠的，我的手氣仍舊很壞，仍舊老是送錢給她，到了後來，我身邊只剩下最後羅掘得來的五十元了，外面却欠了將近有五六百元的債。那天，我像一個殉道者似的，懷着這最後的五十元到輪盤賭窟去，在路上，我暗暗下了個悲壯的決心，

要是這一次也失敗，那我以後一定絕對不再到這輪盤賭窟去了。

你猜我這一次究竟得着了勝利沒有？……勝利了嗎？喔！你完全猜錯了！我這一次失敗得比不論那一次都厲害，簡直上場後就沒有贏過，不到一個鐘頭，我面前那用最後的五十元兌換來的籌碼，又一齊移到了她面前，只剩下僅有的一根，在雪亮的電炬下，向我冷笑。我偷眼去望她，她正悠然地從口裏噴出一口烟，臉上顯着得意的笑容。這得意的笑容咬痛了我的心，我恨極了她，看着眼前僅有的一根籌碼，覺得這頹勢是無法挽回的了，便咬一咬牙，破天荒的去押獨門，把牠放在十三號中黑上。

她像有些出於意外似的，略微怔了一怔，但隨即便望着我，格格

地笑了。這笑聲，是那樣的冶蕩，使我很覺聽不慣。她仍舊在學我的樣子，也押起獨門來，不過所取的方向，還是和我成正反對的。我押十三號中黑，她却押念六號中紅。

象牙球在我眼前滾動着，閃着一片白光，我表面上故意裝作不在乎的樣子，心裏却止不住卜卜作跳。實在，這是千鈞一髮的關頭了；如若我這一下能夠押中，那我這一根籌碼便可以變做三十六根；憑着這三十六根籌碼，我不難把過去所損失的都撈回來；但要是仍舊不中呢，那可完了！我只有永遠和這輪盤賭窟告別，也和可恨而又可愛的她告別，用幾個月的勤勞去還清我的宿逋，然後回過頭來，過我平淡無奇的生活。

我惴惴的期待着，終於，象牙球在我眼前停住了，從輪盤那邊送過來一個英語報告道：

「Twenty-six, red。」

同時，值桌的人也把他身旁的一支銅製小塔撲嗒一聲，放在念六那個號碼上。

我望着她，望着三十六根籌碼從值桌的人手裏送到她面前去，望着她整理籌碼的手，我的眼裏，鼻孔裏，都幾乎冒出火來了，她却繼續在噴她的烟，從烟霧裏笑着向我點頭，好像感謝我玉成她贏錢的機會一般。我暗暗在心裏罵了聲：「你這個妖精！你這個魔女！」一壁用力推開椅子，走進餐室裏去，喊着茶房。

「喂！來一客色白大菜，最上等的！」

我決定用饕餮來補償我的損失了，同時也因為這是最後一次在這里用餐，以後或許永遠不再來，我覺得應該細細的把所有食物咀嚼一下，以便在回憶裏保留餘味。不料正當茶房送上第一道菜來的時候，在我的耳邊忽然有一個嬌媚的聲音向我說道：

「不用一杯威士忌嗎？太不像一個摩登紳士了！」

我回過頭來，我的眼前便又呈現出了可恨而又可愛的她那朦朧的笑臉，她正執着一林墨黑的威士忌酒，盈盈的送到我面前來，酒裏泛着濃濃的泡沫，在電燈光下看去，彷彿都在向我映着輕蔑的眼睛。在這一剎那間，完全被她這意外的玄虛鬧得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是恨

她好還是感謝她好，我只覺得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做了一個女人玩弄的對象。一種男性的自尊心混合着復仇的意識像烈火一樣焚燒着我的心，我開始癡笑着從她手裏接過酒杯來，說了聲：「多謝你！」便把那一杯濃烈的威士忌酒灌進喉去。

酒精把我的神經刺激着，慾望在我心裏作着強烈的活動，我錫着眼睛，對準她那可恨而又可愛的臉，滿心只想在那上面搗她一把。我不能再繼續維持我那癡笑了，但我仍不肯放棄我那復仇的意識。我暗暗在心裏詛咒着她：「哼！你這個魔女！你贏了我這許多錢，還想把我做你玩弄的對象嗎？好得很！且讓你那豐滿的肉體給我擁抱一夜，補償我所損失的金錢罷。」

我是這麼向她詛咒着，她却從身邊取出一隻銀烟盒來，打開了，遞給我一支烟。

「這是有名的黑貓牌香烟，請用一支。」

我接過了，少不得又向她道一聲謝。她自己也取了一支，並很慇懃的爲我燃上火，這才自己抽了一口，笑着把烟噴到我面上來，向我問：

「你輸了有多少？」

這一問，使我整個心房裏的血液都凝結住了。的確，我輸了有多少呢？我幾乎從未思考過這問題，直到這時經她問起，我才突然的記起來，從發覺她學着我巧踪兒的時候起，似乎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在

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沒有一次不是全軍覆沒，照每次五十元的數目計算，不是有二千多元了嗎？我勉強苦笑着回答她說：

「大概有二千多元了罷！」

她毫不在意的把夾着烟捲的手指在我頸項上輕輕打了一下，又格格的笑著說：

「輸了二千多元就這麼發急了嗎？你這個寒生！」

我心裏漸漸有些不高興起來了，暗想：這成什麼話呢？贏了人的錢，向人表示驕傲不算，還要罵人寒生，別人難道是隨便給你糟蹋的嗎？不要仗着自己有幾分姿色，就以爲可以任意顛倒播弄所有的男性，我可是不賣賬的。我索性不理睬她，自顧回過頭去，用我的大

菜。

這樣，一直到我把餐用完，還不聽見她的聲息，我以爲她自覺沒趣，早已離開我了，便立起身，從身邊取出一塊衣物號碼牌，叫茶房把我的衣帽拿來。誰知就在這時候，我偶然一回頭，却見她仍舊靜靜的坐在我身後，笑謎謎的望着我。這笑容，使我的心不禁又有些活動起來了，同時我也覺得就這樣離開她，不向她報復一下，似乎太便宜了她。我正在盤算着怎樣向她開口，她已經先笑着站起來問我說：

「你現在預備到那里去？」

「回去！」我一壁從茶房手裏接過衣帽來，一壁這樣回答。但我的口氣却是不大確定的。

「就要回去了嗎？明天還來不來呢？」

我不得苦笑了一笑，心想：我連資本都沒有了，怎麼還會來呢？不過要直截地向她說不來，又未免示弱於她，這也是我所不願的。我只好故意裝出強硬的聲口說：

「自然還要來，你難道以為我輸了這一些錢，就發急不敢再來了嗎？老實告訴你，我要翻本是很容易的呢。」

她又格格的笑了，這次却不用手指來打我，而把全個身子傾到我懷裏來，一隻手從我肩膀伸出，牢牢的勾住了我頸項，帶着宜喜宜嘖的容色，在我的耳邊說：

「你這個人有些倔強，不過我却很歡喜你。」

我完全被她這舉動所迷惑了，這是怎樣一個女人呢？她的放浪竟沒有一些限制，連茶房站在一旁都絲毫不知顧忌。我正手足無措的想把她推開，她却又在我耳邊低聲說：

「我愛你，我們一同到黑貓舞場去跳舞好嗎？」

說過了這話，她便仰面等待我的回答。我望着她那兩道墨黑的長眉，一雙烟視的眸子，和塗滿了口紅微微翹起的兩瓣小巧的嘴唇，我的心裏不禁又是一蕩。我不能拒絕她，而且爲了向她報復起見，她這提議對於我還可說是正中下懷。於是，我便對她微微的點了點頭。

她快活得幾乎跳起來了，連忙把勾住我頸項的手放鬆，改挽着我

的胳膊，又給了茶房十元錢犒賞，然後和我一同出門去。

終於，我們到了黑貓舞場，在一張圓桌前，雙雙坐了下來。

朋友，你奇怪我這舉動嗎？一個素來不會跳舞的人，又突然伴着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上舞場去，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值得奇怪的。不過，你要知道，我這時的心裏，已被報復的意識和慾念盤據住了，我只想佔有她，別的都不放在我心上，便是我自身所具備的種種缺點，也差不多都被我忘記。

舞場裏的空氣是很熱鬧的，客人，舞女，音樂隊員，都被包在一種熱烘烘的氛圍氣裏，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我正在沉思着，倘若她要求我跳舞的時候，我該怎樣回答她；忽然，燈光變成了暗綠色，樂

聲開始奏了起來，她告訴我說這是勃路斯的音樂，意思是問我要不要下去跳舞。我看着一對對的舞侶互相擁抱着，在綠色的微光下，伴着音樂的旋律轉動着身體，我的心不禁有些慌急了。我該怎樣向她開口呢？我的倔強的個性，總不肯使我在她面前說出我不會跳舞的話來。我只好欺騙她說：

「我現在疲倦得很，我們還是過一會再下去跳罷。」

她不作聲，我從她的神色裏看出她並不知道我在欺騙她，我的心不禁稍微安慰了幾分。不過這安慰只是一時的，正如欺騙也只能欺騙一時一樣，當我想到過一會我將終於不免要露出馬脚來時，我又止不住憂急起來了。幸而，就在我這憂急的時候，有一個人出來解了我的

園。

這是一個身材和我一樣高矮的青年人，我並不認識他，但她却彷彿和他熟識似的，一見面，便用眼睛向他打了個招呼，並且輕輕的向他問：

「你來了有多少時候了？」

那青年徐徐走向我們面前來，他用猜疑的眼光看着我，一壁口裏回答她。

「來了好一會了，只是尋你不着。你怎麼到這時才來？今天又贏了嗎？」

她點點頭，得意地瞟了我一眼。我故意裝做不看見，把眼光移向

舞場中去。這時舞場中的燈光又變成了藍色，音樂也換了一種調子，我雖不會跳舞，但過去也曾在舞場中巡禮過，知道將要跳華爾斯了，不由得回過頭去望她，想看她作什麼表示。誰知她對我一些表示都沒有，却很興奮的立起身來，向那青年說：

「我們下去跳舞罷！」

便把她那豐滿的肉體投進那青年的懷抱裏，像一刻前投進我懷裏來時一樣，聽憑他把她擁抱着，跳向舞場正中去了。我望着在燈光下轉動的他們的身影，一種強烈的嫉妬的感情開始咬穿了我的心，我無論怎樣不能忍受她這已經約定了別人又邀我伴送她到舞場來的開頑笑的舉動，我覺得我今夜真成了她玩弄的對象了。不過轉念一想，我却

又不禁暗笑起來。我自己問自己：我何必嫉妬和氣憤呢？我如若嫉妬和氣憤，不是正表示甘心做她玩弄的對象，爲她動感情嗎？我只應該趕快離開她，因爲憑我的力量，是決不足制勝她的。我的想報復她的意念很快的消滅了，我獨自一人悄悄的走出舞場去。

一出門，被一陣寒冷的夜風一吹，我的心又突然感覺孤獨起來。我無意識的把手插進大衣袋裏去，出於意外的，我竟在我的大衣袋裏摸得了一樣東西。

這是一個白色的洋紙信封，不知道是從裏兒來的。爲了避免遺失起見，我素來就不喜歡在大衣袋裏藏放物件，而現在居然竟在袋裏摸出這樣一個信封，這實在不能不使我奇怪。被好奇心驅使着，我打開

這信封來看。裏面裝着五十元鈔票，還附着一張用鉛筆寫的字跡很秀麗的信箋。我立住了脚步，借着路燈的光芒，看信箋上的字句。信箋上是這樣寫着：

「孩子：

我把你今夜輸去的五十元錢送還你，勸你切莫再到輪盤賭窟去了。有我在，你是決不會得着勝利的。我是支配你命運的女神，我要你失敗你就一定失敗。」

這封信雖然沒有署名，但一看就知道是出於她的手筆，我不禁叫出了一聲：「好厲害的傢伙！」我的心完全為驚訝和佩服她的感情充滿了。這一個女人的舉動真有些神出鬼沒，也不知道她是怎樣把這

信封裝進我的大衣袋裏的，我竟絲毫沒有覺察，而且我的獨自一人離開她跑出舞場來，也好像在她的預料中一樣，她竟已經先預備好給我的信了。不過我難道就照着這信上的話，絕跡不再到輪盤賭窟去了嗎？這却還沒這麼容易。我本來手裏已經缺少資本，就沒有她這勸告，事實上對於輪盤賭窟也不能不暫時裹足的，但這時却被她信末那兩句誇大的話激怒了起來，又有了她送給我的五十元錢，雄心更是一發不可遏止。我覺得，就是爲了在不她面前示弱起見，也非再到那邊去一趟不可。

第二天，我果真又懷着她送給我的五十元錢，到輪盤賭窟去了。在籌碼兌換處，我又碰見了她。她仍舊是昨天那一種模樣，臉上現着

一團朦朧的笑意，一雙風騷而又清澈的眸子，從微微合着的眼皮裏射出光來，注視在我臉上。並且仍像昨天那樣，把夾着煙捲的手指，在我頸項上輕輕打了一下說：

「孩子，你又來了，你真倔強得可愛！昨天的信收到了嗎？」

「收到了！」我一眼都不看她的大聲地回答，一壁把鈔票送進窗洞裏去，換出籌碼來。

「你不怕再失敗一次嗎？我看你勝利的希望是很少的。」她嫵媚地勸告着我。

我有些討厭她了，有心要給她些難堪的，昂然地說：

「不怕！我從來不相信什麼命運，我只相信我自己。我自己就有

支配命運的力量，我今天一定會勝利的。」

說着，我便走進賭場去。我雖然向她說了這許多自信的話，然而實際上，我却比平時更缺少勝利的把握。我勉強在常坐的座位上坐下，心跳得非常厲害。偷眼看對面時，奇怪！她竟不在座，便是籌碼兌換處也沒有她的影子。我不禁有些疑惑起來，暗想：她難道被我的倔強所折服，不敢再和我賭賽了嗎？不會的，一定是她憐憫我，不肯再使我失敗，所以有心避開了。這想念，使我的臉上發熱，但我的勇氣却增加了起來，我決心把我面前的籌碼在一小時內送完，回家去睡覺，以後再也不到這輪盤賭窟來。於是，我便發瘋似的專押獨門。可是，事情真奇怪！也許是因爲她不在座的緣故，我這天的運氣竟大好

特好，第一次下注，就把面前的籌碼從五十根變成八十五根，以後聯續的押，聯續的贏，那輪盤裏的一顆象牙球，宛似受着我的支配般的，我押到那里，牠就停到那里。這樣，一連兩個鐘頭，我面前的籌碼已經堆高到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這時，忽然有一個茶房走到我身邊來說：

「先生，你有電話。」

我心裏暗暗詫異，有誰知道我在這輪盤賭窟裏，打電話來找我呢？可是，就因為茶房這一打岔，我這常勝將軍竟失了一次利。於是，我便趁勢急流勇退，捧着贏得的籌碼到兌換處去換現款。這一場賭博的結果，我不但把過去所損失的全撈了回來，還贏到二百多元。我開

婚與忽忽的到電話處去接電話。

一聽電話筒裏的聲音，我就知道是她打來的。她仍舊用她先前那種口吻向我問：

「孩子，你贏了嗎？」

「贏了！」我很高興的回答，因為心上快活，我不自覺的把聲音變親暖了許多，我不再恨她了。

「贏了就好，我現在在爵祿飯店二樓九十七號開了個房間，請你趕快過來。」

我很快的答應了她，掛上聽筒。雖然知道這一去將不免要受她的玩弄，不過錢已在我袋裏，我一月來的懊惱都已烟消霧散，就是受她

玩弄也心甘情願的。於是，我便賞了茶房和值桌每人十元，雇了一部汽車，直駛到爵祿飯店去。

電梯送我上了二樓，我找到九十七號門前，輕輕在門上叩了兩下，沒有應聲，把手推時，門原來是虛掩着的，裏面寂無一人，只有一股捲烟氣味直衝出來，我嗅得出這是黑貓牌香烟的氣味。

我走進房去，剛回身把門掩上，她恰好也從浴室裏走出來了。她只穿着一件浴衣，胸部和腿部差不多完全裸露在外面，那微微發紅的膚色，使我一見，心就止不住卜卜亂跳。我連忙借着抽烟，把視線移開，她却毫不在意的把身體埋在沙發裏，而且高高架起一條腿來向

我問：

「你今天贏了多少？」

我簡直不敢回過頭去望她，我眼裏所見的女人也已很多，但像她這樣放浪的，却還是第一次看見。我只好把眼注視着指頭上那一縷鼻鼻的青烟，低聲回答說：

「我把從前輸去的錢全撈回來了，還贏到二百多元。」

她又格格的笑了起來，笑聲像銀鈴一樣打擊着我的心，使我心癢發癢。過了好一會，她才止住笑，向我說：

「這樣，你是贏到二千多元了？孩子，你應該謝謝我才是，要不是我放你一次生，你怕不會交到這樣的好運！」

我不作聲。我能說什麼話呢？我這一次得以贏錢，雖然一半要歸

功於她的不在場，但她這樣大言不慚的自居其功，却也不免有些過分。我正在沉吟着，忽然有一樣黑黓黓的東西直飛到我頭上來。我吃了一驚，連忙抓住看時，原來是一隻綉花拖鞋，這使我不由得回過頭去向她望了。她正赤着一隻腳，格格的笑著奔向我的身邊來。一到我身邊，便把一隻手用力將我的頸項向下按着說：

「還不趕快謝我嗎？你這個倔強的孩子！」

我不禁有些生氣了，我雖自願受她的玩弄，但這樣謔而且虐的玩弄却是我所忍受不住的，我只好把她的手推開，正色向她說：

「你叫我到這裡來，到底有什麼事？」

她略微怔了一怔，但隨即便向我作了個嬌媚的笑臉說：

「自然是有事的，你難道還不明白嗎？」

我望着她的笑臉，她的酥胸，我的心止不住本能地蕩了起來，我無論怎樣不能欺騙我自己說是不明白她的用意。但我對着她，却仍舊故意裝做茫然的樣子說：

「我不明白，請你趕快說出來罷。」

她把手在我頭上打了一下，罵了聲：「我這個傻子！」便飛快的跑到門前去。突然，房裏的電燈熄滅了，伸手不見五指，我剛把脚步向前移動了一下，便撞着了個軟綿綿的肉體。

朋友，你爲什麼面色發青，坐立不安的？我的故事竟有這樣使你激動的魔力嗎？哈哈！其實這一段羅曼司也真太那個了。不過請你鎮

靜一點，不要站起來，我的故事已經快要說到盡頭，說不定聽到後來，你會覺得失望，因為這件故事的本身，宛似一片裹着糖衣的藥片一樣，到把糖衣舔完時，就要嚐着苦味了。

嗯！你說什麼？你問我和她發生過了關係沒有？——啊哈！朋友，你真太老實了。試想，這時候，房間裏只有我她兩人，電燈熄了，她又是那樣嬌媚放浪，而且只穿着一件浴衣，你就是魯男子也不能不動心，何況我不過是個平凡人呢，自然只有被她的柔絲牢牢縛着，不能自拔的和她發生關係了。

可是，也就從那一夜起，我便從幸福的山巔跌入了痛苦的深淵。我真想不到，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幸福的獲得是要出這樣重大代價

的。我如若能預料到和她發生關係後要受無限的痛苦，那我還有一些自制力，我一定要懸崖勒馬了。

自從我和她發生關係以後，她便要求和我同居，這要求也正是我所希冀的。老實說，我那時對於她，已經有些着迷了，所以我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她，和她一同在愚園路上租了幢小洋房，經營起共同生活來。這一來，我的痛苦生活便宣告開始。我那時的薪水有一百多元，雖然在上海這樣生活程度很高的社會裏，以之對付個人生活却還綽有餘裕的。但加上了個她，加上了整個家庭的開銷，便漸漸感覺負擔不起了。何況她的生活仍舊是那樣浪漫，每天都要到享樂的地方去。她的經濟權不容我過問，我的經濟權她却要參預進來。於是，我

便只有犧牲了我自己的享樂，省下錢來供給她消費。我的人生一天天的變得枯燥乏味了。

不過縱使這樣，我仍舊捨不得離開她，只要一把她擁抱到懷裏來，我所有的痛苦便完全忘記了。雖然雙方的情熱已較初發生關係時淡下了不少。我有時發狂地吻着她的紅唇，所感覺的竟不是甜蜜，而是一種苦味。尤其是她那揮金如土的樣子，使我咋舌。我覺得，我和她的生活表面上雖很平靜，然而在這平靜後面，已經埋下了一根火線，隨時都有爆發可能的。

果然，不久，這火線便爆發了。那是在一個深夜裏，時鐘已經敲過了兩點，她才從外面回來。這時，樓下的娘姨已經睡熟，我只好跨

出溫暖的被窩，冒着寒冷，自己下去爲她開門。門開後，我本來打算責備她一番，勸她下次不要再這樣晚才回來的，可是一看到她臉上那不高興的神氣，我要說的話不禁都嚇回去了，只好把門關上，機械地跟在她後面走上樓去。她一上樓，便把手裏的皮外套擦在沙發上，氣憤憤的在一張椅上坐下來，把手支着頤，一句話都不說。我不知道她爲什麼這樣不快活，但看着她身上那充滿了刺激性的鮮豔奪目的裝束，想到和她同居以來的放縱生活，我的情慾却不能自己的勃發了。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攜着她的手說：

「親愛的，天氣很冷，時候也不早了，還是上牀去睡吧。」

她突然把我的手一揮，冷笑了一聲說：

「好得很，不過先請你給我三百元錢。」

我吃了一驚，不自覺的在她面前呆住了。朋友，你道怎樣？原來我前天才交給她一百五十元錢，現在一天剛過，她却又來問我要三百元。試想，我那兒有這許多錢來供給她無餜的需求。這超出了我忍耐性以上的話。使我雖然竭力自制，也終於不禁爆發出了我的反感。我開始提高聲音向她問：

「你一個月到底要用多少錢？」

「大概要兩三千罷。」她仍舊冷笑着說，臉色絲毫不變的。

我幾乎叫起來了。天哪！這是什麼話？我就作兩三年生活的牛馬，所得的報酬，還不夠她一個月的消費哩！我只好老實對她說：

「這樣大的數目，我的能力實在供給不起！」
「那麼我們就撤開手，各走各的路好了。」她冷然的站起來，打了個呵欠說。

我止不住通身都起了一陣戰慄，她說到「撤開手」這三個字時，模樣兒非常稀鬆平淡，好像不當一會事似的，可是這對於我，是怎樣重大的一個打擊呵！自從和她經營共同生活以來，我無形的已把她當做我生命的一部分，一刻都離不開她了，而她，她却是一樣絕無情感地，輕易就說撤開手的話，並且彷彿立刻就預備把她自己從我生命中分割出來似的。由於她態度的冷酷，使我終於不能不向她屈服了。我只好柔聲下氣的哀求着她說：

「親愛的，不要這樣說，你不記得從前的事了嗎？從前你是怎樣向我追求過來的？」

她忽然格格的笑將起來了，笑得是那樣古怪，使我不禁爲之毛骨悚然。她盡量的笑了一會，才把手指直指到我面門上說：

「不錯，我從前是追求過你的。不過你要記得，這是從前呀。從前我喜歡你，是因爲你有些倔強，可是現在，你自己想想罷，你可還有幾分倔強的性格存在嗎？你簡直比一隻小貓還要柔馴了。我是不喜歡小貓的。」

說完了這話，她便自願脫衣上牀，裹着一條被，面向着裏睡去了，任憑我怎樣向她哀求，總不能使她回轉身來。我不由得有些氣

憤，很想再向她表示一下倔強的態度，可是，慚愧得很！我的倔強的性格已經從和她同居的那一天起，被她的柔情消磨到烏有鄉去了。我只有服從命運的支配，垂頭喪氣的，去作她的裝台奴隸而已！

自從經過了這一次的衝突以後，她對我便完全變了一番樣子，常常三五天不回家來。就是回來了，也沒有好嘴臉給我看，不時頤指氣使的，把我看待得像奴僕一樣。我這時的情形真有些像藍天使影片裏依密爾·詹甯斯所飾的那老教授，而她呢，她自然是瑪琳黛德麗所飾的那水性楊花的女優了。不過我還是始終忍受着。我覺得，只要她離開我身邊，便是一種幸福，我本來已經自願作她玩弄的對象了，便給她玩弄得殘酷一些，又有什麼要緊呢？

誰知她連這一些僅有的幸福都不肯給與我。有一天，跑了出去，一連半個月不回來。來的是一封律師信。信裏說：她要和我脫離同居關係，問我討生活費三萬元，否則便以強姦罪向法院起訴。

我這一急非同小可。但也幸虧有這一急，才把我想繼續和她維持同居關係的幸福的好夢打消。好在我並沒有把我辦事的那個機關名稱告訴過她，諒她一定不會尋到那邊去，於是便趕快退了房屋，把傢俱廉價拍賣，隱匿了起來。雖然精神上和物質上已經損失不貲了。

朋友，我現在結束了我的故事，你聽了作什麼感想？可覺得都會裏的女人有些難惹嗎？他的表妹叫什麼名字？你爲什麼把她的放大照片張掛在客廳裏，而且和你的放大照片遙遙相對？這裏面一定也有一

段羅曼司，不知你肯不肯告訴我？

喔！怎麼說？她不是你的表妹，你原來是騙我說出我的故事來的。——那麼，她到底是誰呢？……是你的情婦嗎？那你所遇見的，一定就是我的那個她了，怪不得面孔這樣相像。你且告訴我，現在在那里？——怎麼說？她就在你樓上嗎？——請你千萬不要叫她下來！——我現在就走了！——再會！再會！……

灤河上的一夜

灤河的水從北到南的向渤海灣裏流着，永遠是那麼靜靜的，水面平滑得如鏡一樣。河岸兩旁都是上好的高粱地，河水把這些地灌溉

着，使每個農民都能從地裏得到豐富的收成。在這些高粱熟地中間，偶或有一二墳塋點綴着，成行的像行道樹似的常綠喬木疎疎落落的夾植在墳塋兩邊，襯着後面那一抹淡淡的遠山，真賽過一幅圖畫一樣。

偉大呵！這悲歌慷慨的古幽燕。牠秀麗，但不像江南那樣輕柔，牠雄渾，但不像塞外那樣粗獷，牠是在嫵媚中帶一些剛勁氣，彷彿「桃花馬上石榴裙」那一首詩。我站在牠面前，我的心，不禁完全爲牠的偉大所迷醉了。

是在一個冬天的晚上，從長城口那邊刮過來的夾着沙土的風獵獵的響着，向每個人的頭面上猛撲。我和一位朋友，咬緊牙關，忍受着

風和沙土的襲擊，從灤縣搭航船到遷安去。本來打算乘驛車的，因為旱道上不大太平，於是便臨時變計，改搭這航船了。船是和普通航船一樣，不過船艙裏的景象却和普通帆船不同。那裏面只攔着三副鋪板，一左一右，一副打橫，成功了一個U字形，空着的地方是出入口。我們上船的時候，船艙裏已先有三位搭客在着，兩個到口外去販皮貨的年輕的同州商人，正坐在打橫那副鋪板上，熱心地聽在靠左的鋪板上躺着的一個老關東客談他的採參的故事。那老客瞧見我們進來，略微把話停了一停，但到我們在右邊的鋪板上攤好了鋪陳時，他却又繼續滔滔不絕的說起他的故事來了。

「喝！採參，真不是一樁好玩意兒哇！你別聽人家說得上勁，就

以爲採參是準攢錢的事，到那兒去的採參客，運氣壞的一年兩年碰不見參苗，鬧得連回家的盤川都沒有，統沒什麼烏希罕。就是運氣好，碰着了參苗，也沒得由你的意，一鍬子就掘出來。你猜是怎麼來着？採參，你以爲只要一個人帶一把鍬子就行了嗎？哼！可沒你想像的那麼容易！參，這傢伙，牠挺通靈，會逃，會衝地裏鑽，你必得用三根紅線打成一個箍，箍在牠的苗上，叫三個人緊緊的拉着，再把鍬子往裏掘，才會把牠掘出來。要不然，叫牠給鑽進了地裏去，那你就把地皮翻過來，也別想再找着牠的影子啦。而且，作算你得了利，你也別得意，說不定胡子就守在你旁邊，只要落了他們的眼，那你這一場算白辛苦，全是給別人幫忙。L

「那麼，你老幹嗎還要下關東呢？」兩個同州商人中的一個好奇地問了。

「說不得呀！」那老客歎息了一聲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只要那兒有錢攢，總得往那兒闖，到底也有一趟兩趟逃過胡子手裏的。」

談話聲靜止了，同時船也在預備開行，船舷旁發出了攔跳板的沉重的一響，船身便在河裏晃晃盪盪的動將起來。這時候，在死寂的只有朔風怒號的河岸上，忽然有一個俏俐的聲音，向船上人急促地叫着道：

「喂！搖船的，別開，趕快把船靠過來，人家是老遠趕來搭船的

呀！」

在船艙裏的我們五個人，不禁都把耳朵聳起來了，每個人的心頭都被一種奇異的感覺緊緊抓住着。聽聲口，不問可知這喊船的是一個年輕的娘兒。可是在這麼墨黑的夜裏，還有什麼娘兒敢獨個兒出來搭船呢？瞧起來準不是好路道。我們剛都在這樣想，在船頭上的船夥，好像也和我們抱着同一心理似的，在外面盤詰起來了。

「上哪兒？」

「楊家店。」

「幹麼來着？」

「惹厭得緊！怎麼這們打碎砂鍋問到底的？只要不賒欠你的船錢

就得啦，儘嘮叨點什麼？」

就在這吵架似的問答聲中，船夥開始引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進艙來了。他瞧了瞧艙裏，只有那躺着的老客的鋪板上還有一些空位，便走過去向他說：

「有屈點兒，老客請你讓一個位給這小娘子。」

老客本能地把腿往裏一縮，那少婦便很大方的在鋪板上坐下來了，還笑着向老客說了一聲「勞駕」。隨即便解開了她的青布頭帕，露出一個梳得光光的頭，和一個挽得鬆鬆的家常髻來。

我們的眼前止不住都倏的一亮，雖然船艙裏只燃着一段一指長的小小的蠟燭，那淡黃的微光並不能把整個船艙照滿，可是一個美麗

的容光彷彿具有一種電力似的，縱使是在黑暗裏，也能使人瞧得清楚。她的面部輪廓是鵝蛋形的，有着兩顆大而黑的眼睛，那薄薄的敷着一層粉的霜白的頰上，這時似乎因為受了風吹的緣故，微微的顯出一些紫紅色來，更助長了她顏色的嬌豔。她身上的衣服並不像我們那樣穿得臃腫，只裹着一件藍色寧綢棉襖，和一條粉紅湖縐紮腳管褲。她的脚好像是曾經纏過的，短短的還不到五寸，她也似乎特別為這感到驕傲，坐着的時候，特地把一條腿提起來，擱在另一條腿膝上，使她那鴉青色小鞋幫，不住一顛一顛的在我們眼前搖動。

我瞧着她，我的心旌不禁有些搖搖不定起來。我自信我是個色心很淡的人，歷年來受生活的磨練，已不復作溫柔鄉的迷夢了。可是，

對着這樣一個美豔的少婦，却不由我不重在潛意識裏燃起慾望的火燄。我開始在作輕薄的想念了，這想念，使我忍不住很快的接連打了兩個噴嚏，我非常慚愧，我像做賊被人發覺了似的連忙抬起擔心的眼光來去探索艙中人的臉色。奇怪！艙中所有的人幾乎都痴痴的把眼光集中在那少婦的臉上，只有那老客是在搖着頭微笑。他像有些瞧不過我們那痴呆的模樣了，咳嗽了一聲，推開船窗，嘆的吐了口痰在河裏，笑着向我們說：

「年輕人，放明白點兒，別那麼容易攢迷。不是我說一句，我到底比你們痴長了幾十年，雖夠不上說老江湖，總要比你們多認識點兒世情。真的！這種事，我眼孔裏已經瞧得多了。年輕人什麼都放得

開，只有一個色字關頭瞧不破，事情也就常常壞在這色字上。記得有一年，在關東，我跟一夥探參客結了伴，乘騾車從延邊上吉林城去，半路上忽然撞着個年輕的娘兒，說是探親迷了路，求我們給她搭讞。我們都因為她來路不明白，不肯答應，只有一個年輕好事的，有心跟我們抬槓，自家兒作主的答應了她還衝我們數說了一篇大道理，掉了好一陣子書袋。天知道，他是安着甚麼心眼兒。可是，瞧着罷，那晚上，我們落了店，半夜裏，院外面忽然闖進一夥馬賊來，那早先說是迷路的娘兒也挾着把短銃雜在這一夥裏面，把我們身邊的銀包參苗什麼的統通搜括了去。到第二天上路的時候，我們去喊那年輕人，才發見他躺在一張坑上面，身體給人家分成了八大塊。L

我一壁聽那老客口沫橫飛的說他的故事，一壁抬頭去瞧那少婦。那少婦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歪着身架兒，躺在鋪板上打盹了。一條棉被緊緊裹在她胸前，只把一雙小腳兒露在外面。瞧着她那模樣，我對於那老客的故事的信仰心，不知不覺滅了一半。我覺得，這樣一個少婦，決不會是那老客所說的女馬賊一流的。

夜已經很深，我們都覺得有些困倦，便不約而同的鑽進被鋪裏去睡。但不知怎樣，我這一夜却很不容易睡着。也不知道是爲了船的簸動，使我心神不安呢，還是爲了有一個迷人的尤物躺在我的對面，我只是靜靜的聽着風聲水聲在我的耳邊發響，睡意輕易不曾襲到我身上來，艙中燃着的那一段殘蠟這時已經燃到了底，突然向上冒了一下強

烈的光燄，燭芯便倒在蠟油裏熄滅了，於是，整個船艙便完全爲黑暗所佔領。在這黑暗中，我心跳的速度意外地增加起來，慾望驅迫着我，使我只想悄悄的爬起身去親近那少婦。我不禁有些妒忌那老客了，我想，我要是處在他所處的地位上，和那少婦同搭一副鋪板，該是多麼幸福的事呢？正在這樣妒忌的當口，忽然，對面的鋪板上有了轉側的聲音，接着是一陣悉悉率率的摸索聲響，隨後便起來了那少婦的蕩人心魂的吃吃的笑聲。這聲音，把我的注意力全部吸引過去了，我擱下了下意識裏的一切想念，只是聳着耳朵聽對面。對面那老客，正用他蒼老的聲音，在喊着睡在打橫鋪板上的那兩個同州商人。

「老西！老西！睡着了嗎？」

沒有應聲，兩個同州商人很響亮的在打着鼾，於是，那老客便又轉過口來喊我們。

「兩位年輕的先生，睡着了沒有？」

我幾乎忍不住要笑，連忙把牙齒咬緊了被，心裏數着一二三四，竭力把笑的意識打將下去。同時，耳鼓裏所接觸的聲音，也愈來愈神祕了，我不但聽見了那少婦的吃吃的笑聲，聽見了悉悉率率的聲響，而且還聽見了對面那副鋪板的震動聲。雖然在被黑暗所佔據的空間，我並不能瞧見什麼，但我的眼前却恍惚有着一種幻象，一個形容委瑣的老客，擁住了一個嬌豔的少婦的身體。這幻象，使我忍不住要作

嘔。我想到方才那老客細着臉教訓我們不要在色字上攢迷，而現在反是他第一個和那少婦發生了關係，我不禁聯想起那些滿嘴仁義道德暗地裏却偷偷摸摸無所不爲的大人先生們來，而深刻地感到這一代人的不老成。我不願意再聽那些刺耳的聲音了，連忙把被蒙住了頭，不知什麼時候，竟朦朦朧朧的睡了過去。

醒來時，天已經發亮，對面鋪板上那少婦已把全身上下紮括停當，正在打着包裹。我目不轉睛的瞧着她，想從她身上找出一些與昨夜上船時不同的地方來。她似乎也己從我的眼光裏瞧出一些不平凡的色彩了。臉上不禁一陣緋紅，連忙提着包裹，走到船頭上去。

這時，船夥開始用他粗糙的聲音在外面喊着：

「楊家店到了，有誰要上岸嗎？」

在微明的晨光中，我瞧見那少婦提着包裹上了岸。她的腰身很矯捷，但踏上跳板時，身子却儘是向提着包裹的手那一邊傾，似乎那包裹很沉重，迴沒有昨天上船時那樣輕便。這一點，使我不禁暗暗覺得奇怪。

我再回過頭去瞧那老客，他是正熟睡得像一匹豬一樣。我覺得，他這時睡的，比不論什麼時候都合乎自然法則。昨兒夜裏他實在太辛苦了，現在應該把已經損失的精神找補點兒回來，但不知怎樣，我總忍不住的想笑。

這樣，很快的過去了四五個鐘頭，時間已將近午，遷安縣已經在

我們眼前了。

那老客直到這時才醒過來，他一壁摩挲着睡眠，一壁叩着艙板，向外面問道：

「船老大，楊家店到了嗎？」

「嘿！楊家店還是清早到的，現在已經落在背後有二十里啦，眼前是遷安縣。」

那老客搔了搔頭，咕嚕着，搖身到鋪板下去。忽然一臉驚惶的神色，直跳起來說：

「哎喲！我的銀包掉啦！」

他骨溜骨溜的轉着他那狐疑的小眼珠，從兩個年輕的同州商人身

上轉到我和我的朋友身上，又轉到那少婦的空位上。在這一剎那間，他似乎什麼都明白了，哭喪着臉的喊了起來。

「了不得！準是那小娼婦，小狐狸精的，把我的銀包盜去了。」

船艙裏登時熱鬧起來，許多船夥都擠進艙來，向那老客詢問出事的情形。我却獨自坐在一角裏，不作聲。我比不論什麼人都要明白這會事，這一定是那少婦趁那老客睡着的時候，把他的銀包打進她的包裹去了，怪不得她上岸時包裹有那麼沉重。想到昨兒夜裏那老客搭足了老江湖的功架，似乎不論什麼人都沒他精明，結局却反是他自己着了人家的道兒，這真合上了一句老古話「三十年老娘倒紉孩兒。」我

想到這裏，我再也忍俊不禁了，我止不住縱聲大笑了起來。

艙裏所有的人，都詫異地轉過眼光來衝我瞧，那老客更恨恨的瞪着我，彷彿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發話道：

「人家遭了盜，你還笑，好沒人心的！」

我也忍不住發起話來。

「笑不的嗎？老客，誰叫你昨兒夜裏快活得太過分哪！」

我這話好像一把尖利的錐子，直刺進那老客的心坎，那老客的面孔不禁完全變成豬肝色了。他懊喪地垂倒了頭，坐到鋪板上去，再不敢開口說什麼話。瞧着他這可憐的模樣，我不禁有些懊悔起來，覺得我是太欠忠厚了。對於一個不幸的人，應該給他充分的同情才行，怎

麼反用譏刺的話去重傷他的心呢？我只好用一個笑容來表示我的歉
仄。

船靠了岸，我便和那老客分了手，以後再沒有遇見他過。

時代不斷的變換，年光如水似的流去。現在的灤東，已經成爲戰
區。名義上土地是還屬於我們，實際上主權却握在別人的手裏。我不
知道我將來有沒有福氣再履這燕雲十六州的舊地，但這在灤河上的一
夜，我相信却將永遠存在我的心版上，不能忘記的了。牠給了我一個
教訓，就是不論什麼謹慎的人，在人生之路上，有時也不免要遭到傾
跌的。

失業

「要是不幸成了事實，那便怎麼辦呢！」

青年許坐在寫字檯前，把手扶着頭，歎息地向在他對面坐着的妻說。說完了，又接連把頭搖了幾搖。薄暮黯澹的光線，射進他們所住的小樓裏來，照在他爲生活而出賣健康的臉上，臉色是非常憔悴，額上充滿了皺紋，雙眉緊鎖成了個濃黑的「一」字。

他纔從辦事處回來，在辦事處，他得了個不幸的消息，大多數同事都在傳說着，說是公司裏因爲營業不振，從下月起，要大舉裁減冗員了。他在公司裏擔任的是一個月薪五十元的文書方面的職務，每天

的工作不忙也不閒，似乎未可列爲冗員之一。可是，事情誰能說得定呢，他縱使能有這種自信，只要公司裏一把他目爲冗員，那他的職務也就完了。雖然五十元錢薪水並不是怎樣大的數目，但在眼前這百業凋敝的社會裏，要謀得這樣一個職務，也是不很容易的。所以，這天他回家來，就多了一樁心事，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妻以後，便頹然的倒在椅子裏，把手扶着頭，不住的唉聲歎氣。

在他對面坐着的妻，正敞開了胸脯，爲生纔三月的孩子哺乳。聽了他的話，又回過頭去，瞧了瞧牀上亂堆着的被褥，和房裏到處懸掛着的潮濕的尿布，想到連這樣糜爛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下去，一陣悲感便捉住了她的心，她的眼睛裏已有清淚在滾動了。但她還強自抑制

着，安慰她的丈夫說：

「你在公司裏已經很久了，這次裁員，也許裁不到你身上來的，儘可不用發急，還是等着瞧罷。」

青年許繼續發了一聲微歎，心頭稍微覺得寬放了些，但這時間是很短的，不久他的心又全爲煩惱所盤據了。他始終拋不開這和他有切身關係的一件事，在他的理想裏，他的被裁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他不能瞞着他的良知去欺騙妻，讓她的希望在暗中發展着。那麼，他將用什麼方法來維持他們一家以後的生活呢？這問題，使他整個的心都隱隱的發着痛。他覺得，他們一家彷彿不是置身在這小樓裏面，却是置身在千丈高的懸崖上，不久便將遭逢着粉身碎骨的命運一

樣。

第二天早上，青年許照常到辦事處去，把隔天留着的幾張文件抄好了，便打了個呵欠，從煙盒裏取出一支煙捲來抽。這時，在他隣座的同事楊，忽然把手肘觸了觸他，向他扮了個鬼臉說：

「許，還用得着這樣勤謹呢？再過幾天，我們便要 and 這地方告別了呢！」

「怎麼說？難道我也在被裁之列嗎？」青年許的心驀地一跳，手裏的煙捲不知不覺的落下了地。他忙不迭的立起身來，向同事楊這樣問。

「豈敢！就是我的位置，也是保不住的呢！」同事楊輕蔑地冷笑

了一聲說。一壁彎下腰去，把青年許落在地上的煙捲拾起來，對準他指縫裏夾着的半截呂宋煙，引上了火，便悠然的架起腿，滿不在乎的向空中噴着煙圈。手上的一隻鑽石戒指，不住的在空氣裏閃着光。

青年許惘然了，他半意識地從同事楊手裏接過煙捲來，抽了一口，却忘記把煙噴出；這煙，鑽進了他的腔子裏，使他忍不住接連打了幾個咳嗆。對於同事楊的家世，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楊是他所有的同事中最闊氣的一個，據說他的家產有幾十萬，本來他靠着這家產，就坐吃一輩子也不成問題的，不過因為有一個職業，在交際場中進出，可以比較光彩一些，他纔在公司裏掛了名，每天到辦事處來消磨幾個鐘點。現在，連他的位置都保不住了，像自己這樣的人，更有

什麼希望呢！

青年許長歎了一聲，他的眼前現出了一團模糊的灰暈。在這模糊的灰暈裏面，好像有他整個家庭在旋轉着，向沒落的路面上旋轉着。他沒有心緒再繼續辦公了，忽忽的鎖上了抽屜，便像一個神遊病者似的，從辦事處回家去。

到了家，瞧着充滿了陰濕氣息的小樓裏那種凌亂的景像，青年許的心不禁又是一痛，他覺得這社會對待他太殘酷了。他忍耐着，勉強來過這糜爛的家庭生活，已經是他意志上極大的屈辱，而現在，這殘酷的社會，却連這樣糜爛的生活都不容許他安然的過下去。他果然能沒志氣到這步田地，聽憑社會壓迫，而毫不反抗嗎？「不能！我一定

要報復！」他忍不住緊握着拳，內心發出了這樣一聲絕叫。可是，這報復的力量在哪兒呢？想到這一層，他不禁又有些廢然了。

正在這時候，躺在牀上的孩子，忽然手脚齊伸的哭了起來。這哭聲，引起了陷在煩躁中的青年許猛烈的憤怒，彷彿這孩子也是他的敵人之一，和社會一樣壓榨他的血肉的。他猛然一跳，到了孩子牀前，伸起手來，在孩子頭上，重重的打了兩下。

「打死你這小鬼！一家人都死在眼前了，你還要哭！」

隨者這罵聲，他的眼淚也忍不住像斷線珍珠似的落了下來。

保留着一個舊式女子風度的妻，似乎很不滿意他這種態度，使用

委婉的口氣向他說：

「何必把孩子來出氣呢！就是丟了生意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難道像你這樣的學問，還怕找不到事做嗎？」

青年許頹然的搖了搖頭，妻的話對於他並不曾生什麼作用。實在，他的自信力，在眼前這樣的環境裏，早已喪失掉好久了。他屈指計算着，離開發薪的時期還有五天，而他一家的命運，也就在這五天裏，要受到最後的判決。此後的前途是黑漆一團，要再謀一個職業，必須費上一番大海撈針似的苦功。而這一番苦功，能否不至於成爲浪費，還完全在不可知之數的。

爲了妻的慰勉，並存着也許有蟬聯之望的念頭，在這五天裏，青年許仍舊每天都到辦事處去。不過因爲心裏有一個陰影遮蔽着，辦起

事來就不能像往常那樣得體，連素來擅長的抄錄文件，這時也會錯誤百出，甚至把潛意識裏的想念都寫到紙上去，一定要換上好幾次的紙，纔能把一份文件辦好。有時爲了錯誤的層出不窮，弄得發起火來，索性不再抄，坐着抽煙，也是常有的事。

終於，發薪的時期到了。這已是一月裏的末一天，要是沒有蟬聯的希望，那從明天起，失業指數表上，便將多添上一個數目了。青年許像一個聽候宣判的罪犯一般，一步懶一步的從家裏走向辦事處去，心頭惴惴然的，兩手心裏都充滿了熱汗。好容易走到了辦事處，瞧着裏面嚴肅的空氣，和每個同事臉上表現出來的緊張的神色，心裏又不自禁暗暗一驚，所有的勇氣都從他身上離開了。他只有默然的坐在他自

己的座位上，聽候那不可避免的命運降臨到他頭上來。

不久，辦事處的聽差，便照着向例，在每人面前，送上了一個信封。信封裏，裝着本月份的薪金。不過這天大多數的信封裏面，却比往常多了一張油印的解職書。少數沒有得着這解職書的人，都笑逐顏開的，比往常更勤謹地繼續辦他們的公去了。那得着的，便都沒精打彩的搖起頭來。青年許也在他的信封裏得着了一張，還沒有打開看，他的心先就突突的跳了幾跳，手也有些發顫。到得從頭至尾的看完了，眼前便覺得一黑，世界彷彿在他頭上倒立了起來。他苦笑了一笑，勉強裝做不在意的樣子，離開了辦事處。

「完了！這以後怎麼辦呢？」彷彿有一個聲音在他耳邊這樣輕輕

地說着。

他木然的在路旁立住了，一連串的人和車從他面前經過，到處都跳躍着生命的光輝。但這於他是沒有份的，而且使他感覺嫉妬和痛心。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以後的生活問題，是努力奮鬥還是聽憑社會淘汰，他只有把手緊捏着衣袋裏的薪金，那最後一次出賣健康所得的代價，像一個失了心的人似的，穿過馬路，走回家去。

家，還是往常一樣的家，但他却幾乎連上樓的勇氣都沒有了。直到妻在樓上聽見他的聲音，跑出來探望，他纔勉強上了樓。妻似乎從他的神色上找得了什麼，便擔心地問他道：

「怎麼樣，不能再聯下去了嗎？」

「還用得着你說！」青年許憤然的在一張椅上坐下，隨手從衣袋裏，把那被手汗捏濕了的信封取出來，用力擱在桌上。想到未來生活的不容易解決，他的眼裏止不住又蘊滿着淚珠了。

妻很柔順的走過來。把信封裏的解職書看了一遍，似乎也有些難過，眼圈微微的紅了。但她仍強爲歡笑的把手按在他的肩上，安慰他說：

「不要發愁，誰的命宮裏都有些小磨蝎的。算命的不是說，你再過兩年，就要交鴻運了嗎？」

聽了妻這種愚昧無知的話，青年許不禁嘆喟一聲笑了。但他也不禁有些感慨：前幾年在失意的時候，他確實曾有一時迷信過星命的學

說，並曾把命運兩字掩飾過他的無能，可是到了現在，他的這些迷信，已都爲現實環境打擊成了粉碎，他再也不能把命運兩字來做他的護身符了。而妻，却還要把這些過時的話來勸慰他，怎麼會不笑呢。他搖搖頭，也懶得去理會她，順手抓過桌旁的一份報紙來，想瞧瞧有沒有尋找職業的機會。

機會果然是有的，但合於他的能力條件的却只有兩條。一條是某商店招請書記，另一條是某機關招考文牘員。前一條廣告很簡短，只約略說了些應徵的資格，待遇酬報都沒有說明。後一條廣告却比較詳細了些，而且薪金還比他從前任職的公司多。這兩條廣告，纔使他的愁眉展放了開來。於是，他便立刻動手，寫了兩封應徵信寄出去。

在寫信的時候，妻坐在他身邊，目不轉瞬的望着他，好像懷着極大的希望。到他把信寫完了，便帶着樂觀的笑容說道：

「只要這兩封信裏有一封成事，就用不着愁了。」

青年許搖搖頭，他並沒有妻那樣的夢想，他知道，事實一定不會如她的願望那樣的。他很想告訴她，在眼前這社會裏，失業和求業的人是怎樣多，每一條徵求廣告登出去，應徵的人便來上幾千幾百是常有的事。但他不敢把這話說出口，怕使她失望。他只好順着她的口氣，說了幾句欺騙自己的話，心却仍舊是冷冰冰的。

然而事情每每出於人的意外，信發出了兩天以後的一個早上，居然接到了某商店的一封回信，約他到某地去面洽。看完了這封信，青

年許還疑惑自己是在夢裏，他不相信他會有這樣的幸運。妻在一旁更是歡喜，立刻逼着他出去接洽，並且祝福他回來時就帶來了另一個職業。

按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接洽的地方一看，並不是個商店，却是一個寫字間。裏面的陳設也很簡單，只有一張寫字檯和幾把椅子。寫字檯前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執着筆在寫什麼東西，看見他進來，很傲慢的並不起身招呼，只把筆桿指着椅子，叫他坐下，便很粗獷的向他問：

「你是來應徵的嗎？」

青年許點點頭，瞧着室內的光景，他的信仰心不禁消失了一半；

同時也很有些爲那中年人的無禮貌的態度感覺不快。但覺得求人是應當忍耐的，便勉強按捺着氣忿，在椅上坐下來。

那中年人取出一本簿子，叫他把姓名住址略歷寫上去。青年許依式填寫好了，順手把前面的幾頁翻開來看，心裏不禁有些奇怪起來，忙向那中年人問道：

「難道貴處的招請書記，並不止一個人嗎？」

「正是。」那中年人的態度突然異樣和藹起來了，他把臉靠近青年許一些說：「敝店實在還在草創時期，不過資本却已籌足了十萬，開辦起來規模一定是很宏大的，所以書記也不能不多請幾位。同時，爲了事業的穩固起見，還預備向合格的書記，每名收取保證金三百

元。」

「保證金三百元。」青年許不禁呆了一呆，他覺得這一條路，多半是走不通的了。

「不錯，不過這一筆保證金並不歸入股本裏面，而且照章還派給一分官利，實在是是非常穩妥的。」那中年人似乎怕他不表同意，又連忙這樣解釋着說。

「那麼，這保證金，是不是要在就職前先交納呢？」

「自然是要先交納的。」

青年許微笑了。他現在已經完全明瞭了這一事件的內幕，不要說他身邊並沒有三百元的現款，就是有，他也不至於這樣冒失，像做投

繼事業一樣，把來送到這店還沒有開辦却借寫字間收取保證金的騙局裏去。他不願再去理睬那詐欺取財的痞棍了，一脚踢開坐椅，便昂然的走出寫字間來。同時，心裏也不禁有些感慨這上海社會的險惡。一個人失了業，已經是很不幸的了，而居然竟還有這種人，把別人的不幸，當做斂錢的機會。到底他們的心是怎樣生的呢？

回到了家裏，妻帶了一臉的歡笑向他問：

「怎麼樣？事情成功了嗎？」

「好笑！竟是一場騙局！」青年許懊喪地說。他覺得從前寫那一封應徵信的精神，實在太浪費了。

「這里還有一封信呢。」妻說着，便又從桌上取過一封信來。信

是某機關來的，約他三天後到那邊的大禮堂去面試，決定錄取與否。信末還附注着一行小字，是自備筆硯。

青年許約略把信看了一遍，便頹然的仍把信拋在桌上，臉上並不露出高興的神色來。過了好半晌，纔微歎了一聲說：

「我想，這地方，還是不去應試的好！」

「爲什麼？你難道自願放棄這樣好的一個機會嗎？」妻有些詫異了。

青年許默然的垂下了頭，他覺得很難回答妻。其實他的私心是很簡單的，不過因爲他是個自由人，有着自由的意志，不願意到那具有機關名義的地方去，舞弄那等因奉此之類的筆墨。但這怎麼能對妻說

呢？就是說出了，她也不會了解的。

見到他不作聲，妻又委婉地說了：

「爲了生活，什麼都得讓步一點。你也該想想，要是沒有一個職業，一家人的生活，怎麼維持下去呢？」

青年許悵然的坐到椅子上去，他有些爲妻的話所打動了。的確，爲了生活，就不能過分堅執自己的意志，意志雖然可貴，然而在家人都在啼饑號寒的時候，却是完全無能爲力的。於是，他便勉強屈服了他的意志說：

「那麼，就姑且前去試一試再說吧！」

三天以後，青年許果然攜了筆硯，到某機關那邊去應試了。雖然

他心裏並不十分願意。這時，某機關門前，已早擠滿了許多人，都是和他一樣，帶了筆硯來應試的，兩旁還有軍警在彈壓。瞧着來的人竟有這麼多，青年許的心不禁一跳，他知道這一次的希望，又是微乎其微的了。但既然來到了這裏，他也不願空着手回去，並且還想藉此覘一覘這機關的內容。所以，他便忍耐着，等候那兩扇大門的開放。

等着等着，門始終不見開，太陽光線很強烈的照射在那些來應試的人們頭上，使每個人都感覺焦躁起來。在青年許身旁立着的一個西裝青年，似乎有些不耐，注視了他好半晌，便有意無意的和他攀談着說：

「你老兄也是來應試的嗎？是什麼資格呢？」

「慚愧！我是舊制高級中學畢業的。」青年許紅着臉說。他確實有些慚愧，雖然履歷信已經寫過了不知多少封，但當面被人考問資格，在他却是第一次。

「那希望怕就很少了。兄弟是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畢業，並且還會得到過學位的。」

青年許怔了一怔，心裏暗暗有些吃驚。他真想不到一個會得到過學位的留學生，也居然肯紆尊降貴的，來應試這小小的文牘員。從這上面看來，目前的失業恐慌是到了怎樣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不禁感到了一種幻滅的悲哀，覺得像他這樣渺小的人物，在這失業

的洪流裏，不要說想謀一個職業，就是找一個噉飯地，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但在他前面的一個佝僂着矮小身軀戴着老光眼鏡的人，聽了他們的談話，却回過頭來，冷笑着插口了：

「這是專憑經驗，不講資格的。不管你有沒有到過外國，得過學位，只要筆下不行，也一樣的不中用。」

這話纔增加了青年許的勇氣，使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他覺得，要憑經驗，他實在是不落人後的。過去的幾次職業，就可做他的證明，他的才力決不至於不能勝任這一職務。何況他的字跡，又確實是高人一等的呢。

就在他這充滿了希望的時候，那關着的兩扇大門，發出了重濁的一響，徐徐向左右分開了。立刻，人叢中起了一陣極大的波動，所有的人都爭先恐後的向門內擁進去。青年許並沒有和人競爭的心思，但被夾在中間，受了背後人的推擁，便也身不由主的擠進了門，擠進了禮堂，坐在後面的一排椅上。

禮堂的面積很廣大，講壇背後釘着黨國旗和總理遺像，遺像下面掛着一小方黑板，大概是出題目用的。羣衆進來以後，先由四五個監試員檢查有無夾帶。接着便發試卷。經過了一番找水磨墨安置筆硯等喧嚷以後，一切聲浪都靜下去了。這時，便有一個學究模樣的人，走上講壇來，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出一個題目是：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試申述其義。」

青年許暗暗叫了一聲苦，口裏吮着的一支烏龍水筆，不知不覺的被牙齒咬住了。在眼前這樣的時代裏，還有這種題目出現，他不特不知道應該從何處着手，而且不禁起了人間何世之感。可是，要想不作嗎？這又是辦不到的。他的眼前恍惚有他一家糜爛生活的影子在晃動，孩子哭喊着，妻撑着產後荏弱的身體，蹲在地上洗尿布，這些都要靠着他的筆尖纔能維持下去。他的眼淚又快要落下來了，勉強咬緊牙關，把悲哀埋藏在心底，提起筆來作文章。

好容易捱到交了卷，隨着衆人散出來，青年許的心裏不禁又誕生

了一線希望。他覺得，他很有被錄取的可能，因為他曾親眼看見有許多對這題目感到束手，有的只在卷上寥寥的寫了幾行字，有的簡直完全交了白卷。而他的文字，雖則未見作得怎樣好，但總算是比較能夠切近題旨的。

自從經過了這一場考試以後，青年許的心裏便多添了一件事，每天早上起身後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從報紙廣告裏，找尋某機關的揭曉消息，直到遍找無着，纔肯定下心來看報。這樣找尋了幾天，終於被他找着了。錄取的人共是五名，兩名正取，三名備取。但不論正取和備取，裏面都沒有他的名字。這使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整個的心完全空虛了。他苦笑了一笑，把報紙摺過一邊，自慰地說：

「好在我也並不希望到這種地方去做事的！」

「怎麼，沒有取中嗎？」在一旁收拾房間的妻，聽了他的話，連忙走過來，把報上的廣告看了一遍。立刻，她的臉色蒼白了，呆呆的瞧着他，淚珠撲簌簌的直往衣襟上淌。

這形狀，却把青年許的懊惱引起來了。想到以後生活問題的無法解決，他的心止不住突地向下一沉，像落下了萬丈深淵一樣。他長歎了一聲，百無聊賴的，重新拖過一張報紙來看。無意間，在報紙的特別裏，發現了一個熟識的名字。似乎深有所感的，他指着那名字向妻說：

「一個人的際遇，真是很難說的。這名字，你也許不熟悉，但他

却是七年前我學校裏的教員。現在，你知道他做什麼？他已經是××銀行的總經理了呢！」

「那麼，你爲什麼不去求他？」妻開始把她的眼淚拭乾了，她是在任何機會上，都不肯放鬆一步的。

「不行，已經隔了這許多年了，平時又很疏闊，恐怕他連我的名字都已記不起了呢。」

「不要緊，左右不過是去碰碰運氣，總比閒着沒有事好些。」

青年許的心也有些活動了。他覺得妻的話也很有幾分理由，橫豎自己此刻正很空閒，便試着去造訪一次，也不會損失了什麼，或許能有一些機遇也說不定。於是，他便換了一件衣服，開始去進行他生命

裏的冒險了。

獨自坐在××銀行的會客室裏，瞧着四周富麗堂皇的陳設，青年許的心不禁很劇烈的跳躍了起來。他覺得自己這一次的造訪。實在太冒昧了些。僅僅憑着過去的一些淺薄的師生關係，便忘却了眼前階級身分的懸殊，妄想能從這裏求得一個職業，恐怕弄到結果，不特願望不能實現，還要受到一番奚落。這樣想着，止不住通身都冒出汗來。懊悔不該到這裏來了。但事情却出於他的意外，不多一會，他七年前老師，現在銀行總經理，居然很客氣的親自出來接待他。好像還記得他這個人似的，先問了他一番脫離學校的經歷。及至明瞭了他的來意，便滿口答應說可以代他設法一個位置，叫他把住址留下，過幾

天用信件通知委派他的職務。

一種知遇之感捉住了青年許的心，使他感激得幾乎落下淚來。他朦朦朧朧的，也不知道繼續和他老師說了些什麼話，又怎樣告辭出來，只覺得眼前的一切都呈現了一種玫瑰色，世界彷彿融合在一個歡樂和諧的整體裏。他很快的回到家裏去，把這消息告訴了妻。妻聽了，也覺得歡喜，多時沒有現過笑意的臉上，這時又重新恢復了青春的痕跡了。

過了兩天，××銀行裏果然着人送了一封信來。委青年許擔任簿記方面的職務，每月的薪金是六十元。接到這封信，青年許快樂得幾乎在他那小樓裏跳起舞來。現在，他又是一個有職業的人了。但回想

到失業後這半個多月的情形，連他自己都忍不住要失笑，同時又暗暗感到辛酸。人生的各種滋味，他總算都已嘗過了。

不過，這一新職業也並未給予他特殊的興趣，不僅工作方面，是比從前加倍的繁劇，就是物質方面的報酬，雖說比從前任職的公司增多了，但分配到生活費用上去，仍不顯得怎樣寬裕。有一天，是他從銀行裏領回了第一次薪金後的十天，妻忽然又來問他要錢買煤球。他有些奇怪了，忙向妻問道：

「怎麼，錢又用完了嗎？這真太快了！我很奇怪，何以我們從前只有五十元一月的進款，用起來倒很足夠，現在每月增加了十元，反而不敷分配呢？」

妻笑冷了一聲，徐徐走到寫字檯前去，從抽屜裏取出一疊紅色的喜柬來，放在他面前說：

「你看，這些是什麼？」

青年許恍然了，原來他的經濟不能寬裕的原因，並不是生活程度較前增加，却是因爲近來多了一筆額外的應酬費用。這些喜柬，都是他過去和現在的同事們發來的，當時爲了情面關係，兩元四元的送出去，並不覺得怎樣，可是到了現在，結算起來，却成爲生活費中一大部分的支出了。這事實，引起了她深刻的感慨，他忍不住長長的歎息了一聲說：

「這樣勞碌地生活着，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蟲牙

夜深了，一切都入了沉寂的境地，只有無錫車站上的燈光，還冷清清地亮着，照出下面靜悄悄的站台。站外風在怒號，幾株垂楊的枝葉在風中搖擺着，宛似攪人的魔鬼一樣。

這時，在待車室的木椅上，有兩個青年並坐在一起談話。一個猴子臉的模樣兒很有幾分浮滑，處處都顯出他已經在都市裏浮沉過多年的有門檻人的神氣；另一個貓臉的則很樸實，一望而知是個鄉巴佬，尤其足以證明他鄉巴佬身分的，是他身上的一身土布衣服，和在他腳

下的一个藍布包袱，以及從包袱裏轟出來的一柄油紙傘。

這兩個人，不但容貌舉止成了個絕好的對照，就是性格也無絲毫相似之處。猴子臉的飛揚浮躁，異常健談；貓臉的則謹愿老誠，沉默寡言。不過這沉默並不是老於世故的聰明的沉默，而是怯於世路的畏葸的沉默。

待車室裏的空氣是靜靜的，充滿了那猴子臉一人的聲音。他在近似教訓的向那貓臉說了一大遍做人經驗以後，便對那貓臉問了。

「升義，你這趙到上海去，拿得定會找到事做嗎？」

「這要看舅舅的意思怎樣，我自己實在拿不定！」名叫升義的那貓臉青年怯生生地說。

「到外面去找飯吃是很不容易的！」猴子臉的歎息了一聲，但這歎息裏却透露着幾分得意。「在從前，只要有本領的人，就是赤手空拳，也不難闖出一番局面來。不過近來却和從前不同了，到處都鬧着不景氣，許多店鋪關門的關門，裁員的裁員，謀事的人比事還多，縱你有天大的本領，也難找到一隻飯碗。並且你又有些什麼本領呢？」

這一番話宛如一瓢冷水，澆在升義頭上，使得他本來搖搖如懸旌一樣的心，更加搖擺得厲害了。的確，他有什麼本領呢？他只受過初等教育，連高小還沒有畢業，而且年紀雖已經有二十三歲了，却從來沒有出過一次門，一向只是在家守產。他家有五十多畝田，在從

前還算得上小康，就是坐吃也不妨事，可是現在却有些不得了，田賦附加稅先割去了租息的一半，再加去年是個旱年，鄉下租穀顆粒都收不到，而新上任的縣長又非常嚴厲，追繳舊欠急如星火，繳不出的便要押人衙門，這一切逼得他低能兒也不能不出外來謀生了。然而他是怎樣的低能，他差不多毫沒有具備什麼謀生的本領，面對着張開了大口將要把他吞沒的瘴惡的社會，他的心時刻都慄慄危懼着。這時，聽了猴子臉的這樣說，他更覺得前途的黑暗可怕了。

「你舅舅在上海是做什麼事的？」猴子臉的又這麼問了一句，他是升義的同鄉，而且從小就是對鄰。這趙是受了升義母親的重託，因為升義從來沒有出過門，恐怕發生意外，請他挈帶照拂的。

「他是個律師。」

「律師嗎？這恐怕有些靠不住！我起初還當你舅舅是在機關上作事的呢，要是在機關上作事的，安插你還容易，就派你作個聽差，一月也至少有十塊錢進賬。想不到他是個律師，那希望就很少了。說起來你也許會不相信，現在上海律師約摸有一千多，很有許多律師整日價接不到一注生意，開銷又省不掉，弄到吃盡當光的。」

「不過我舅舅在上海做律師有十多年了。」

「哦！那還好，他是站定脚跟的了。在上海做了十多年律師，手面一定很廣闊，要代你找一件小事，大概總還不難的。」

升義不作聲了，他並不曾爲這些話高興起來，因爲他很知道他舅

舅的爲人。舅舅是屬於口大手小的人物一類，口裏儘管說得天花亂墜，事實上却少有一樣能夠做到。並且從親戚和同鄉口裏所聽得的傳說，則舅舅似乎還很刻薄寡恩，他對於流落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很少幫助，就是地方公益事業去請求他捐助時，也很難得他慷慨輸將。尤其是他那舅母，具有他們家鄉那小地方的一種特性：小氣，褊狹，多疑。他這趙雖然跑了去，但能否得他們收留還不可知，更不要說薦事了。所以，他對他這趙出門，是不敢抱多大希望的。

這時，忽然有一陣「嗚唧唧」的汽笛聲，衝破了站外沉寂的空氣，傳進他們耳鼓裏來，接着又是一陣「格隆」「格隆」聲，從南京開來的夜四等已經停在站外了。猴子臉的低頭看了看手錶，便拉

了升義一把，一同走到站外去。

兩個人，每人都把手裏的一張從無錫到上海北站的四等票，交給站在門口的那睡眼朦朧的軋票員軋過了，走下地道去搭火車。在地道裏，升義忽然乖巧了起來，他搶前一步，拍了拍那猴子臉的肩頭說：

「伯棠哥，我到了上海，可以到你那綢緞鋪裏去玩嗎？」

「當然可以的，我並且很歡迎你來呢。」名叫伯棠的那猴子臉青年帶笑說，順手抓住了升義拍在他肩上的手。似乎覺到這大孩子的天真可愛處，他不禁把他的手緊緊的握住了。

二

在京滬線上行駛的夜四等是非常擁擠的，由於農村經濟破產，小

康之家都變成了破落戶，許多本來生活在農村和城市的人，便都讓火車把他們的身體搬運到都市裏去。因為窮，坐不起三等車，又因為夜四等比較尋常四等車快捷，於是便都擠到這夜四等裏面來了。

升義跟在伯棠後面，尋了好幾節車，都被車裏的搭客用人滿拒絕了。最後，費了不少脣舌，才勉強在一節車裏填進兩個立腳的位置。說是立腳，其實腳何嘗立得穩，左右前後全是人，連要想動一動都不能。升義的身體本來不健，在小火輪裏坐了十個鐘頭，已禁不住呵欠連連，何況還要熬夜。依着他生理上的要求，恨不得立刻有一個寬大的座位空出來，讓他舒舒服服的平躺下去。

好容易從無錫一直立到蘇州，天上透出魚肚白色來了，有許多人

下了車，身體才得鬆動了一些，同時也有座位可坐了。升義一坐下來，就止不住要打盹，但他竭力強制着，不讓他的眼皮闔攏。一來恐怕伯棠笑他太像個少爺，吃不得苦，二來因為精神健旺的伯棠，看見天亮了，便顯出有經驗的神氣，把途中風物一處一處的指點給升義看。升義雖然很困倦，也不得不勉強打疊出精神來應對着，且裝成了解的樣子向伯棠笑。

火車「格隆」格隆」的飛快前進，煤煙上昇到天空像一朵烏雲。兩旁的田野已全為金黃的陽光罩住了。田野裏，不時可以見到一些農夫彎着腰，在長到和人腰身一樣齊的麥叢中芟除雜草。約摸十點多鐘的時候，火車在南翔停靠了下來。伯棠買了兩塊夾牛肉麵包，把

一塊送給升義說：

「快要到上海了，再過去一站就是。」

升義帶幾分感激的神氣啃着那麵包，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禁憂鬱地對伯棠說道：

「伯棠哥，我們到了上海，你能不能再送我到舅舅家裏？我在上海人生路不熟，很爲難的！」

伯棠有些躊躇了：

「你舅舅家在那裏？」

「臨頓路三百四十號。」

「啊！那太遠了！而且和我的舖子恰恰成了個正反對，恕我不能

夠送你。」

升義聽說伯棠不肯送他，他的心不由得突地向下一沉。想到自己到上海後將不免要像盲人騎瞎馬般摸索道路，而且說不定隨時隨地都會被電車汽車撞倒，他不禁急得眼圈紅紅的，幾乎哭了出來。

見到升義那可憐的模樣，伯棠止不住笑了。

「這又算得什麼呢，也值得這樣着急嗎？做我不得，送佛送到西天，一準送你到你舅舅家裏就是了。」

升義這才放下心來，他的心裏更加感激伯棠，差不多把伯棠當作比他舅舅還要親的親人看待了。不久，火車便到了上海，兩人一同下了車。看着那樣宏偉的站台，和站外寬闊的馬路，以及路上熱鬧的情

形，升義的眼睛都有些迷眩了。他機械地跟着伯棠上落了幾次電車和公共汽車，一直走到一條兩旁遍植着行道樹的幽靜的馬路上，伯棠回頭對他說：

「這里就是臨頓路，你可以放心到你舅舅家裏去了。」

升義聽說已經到了臨頓路，心頭不禁卜卜的跳了好幾跳。他不知道舅舅對他的態度怎樣，但他却不能不感激伯棠。他訥訥地對伯棠說：

「伯棠哥，這次真對你不住了，累你送得這樣遠！」

「沒什麼，我現在要回去了，你有空可到我鋪子裏來玩。我的鋪子在五馬路，牌號叫同興，很容易找的。不過你路上要當心！」伯棠

說着，便向升義點點頭，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升義也回過頭來，在路上尋找着三百四十號他舅舅的住宅。不多一會，便被他尋着了。這是一幢一上一下的小洋房，全部是用鋼骨水泥建築的，式樣非常富麗。門恰巧開着，裏面送出來一陣陣笑語聲和雪茄煙氣息，原來他舅舅正在請客。

升義有些躊躇了，不知道要不要走進門去。他低頭看了看自己充滿了土氣的灰撲撲的身體，覺得就這樣走進去未免有損舅舅的面子，也許舅舅會因此不高興，不肯容留他。他只好回轉身來，尋找着舅舅家的後門。

後門是在一條小弄堂裏，進門就是廚房，裏面正有館子裏來的熟

菜工，圍着熱烘烘的火爐燒菜，那一陣陣的菜香，聞得升義非常難受。他這時才開始覺得肚子裏有些餓了，但也沒法想，只好竭力打熬着，向屋裏走。

從廚房到客廳，中間有一個穿堂，樓梯脚下擺着一張四方桌子，他舅母和兩位表姐一個五歲小表弟，正各據着桌子的一邊，吃着賓客們剩下來的菜。升義走進去時，幾乎誰都沒有注意到他。

「舅母！」升義怯生生地低低叫了這麼一聲。

舅母正捧着一盆口蕨湯，作成恨不得連盆子都吞下去的神氣在喝，聽見升義叫，並不放下盆子，只略微停頓了一下，咂了咂舌頭，含糊不清的說道：

「哦！升義，你出來了。吃過了飯沒有？」

升義從昨夜到現在，只吃了一塊夾牛肉麵包，肚子裏正餓得難受。他在車上時原打算過，到舅舅家正趕上吃飯時候，不難獲得一飽。誰知不巧得很，舅舅家偏偏在請客，雖然是些剩下來的菜，但也只許他們家裏人享用，他自己是无分的。要是老老實實的回答說沒有吃，而坐桌邊去，成什麼體統？而且不怕招那兩位表姊的怪嗎？所以，他只好忍着餓撒謊說：

「已經吃過了，舅母。」

舅母聽說升義已經吃過飯，便把留他上桌的一份心思拋棄了，只叫他在旁坐下，絮絮的向他詢問着家鄉的情形。升義一壁回答着，

一壁飢腸轆轆地在響。眼看着一盆盆賓客們吃剩下來的好菜不斷搬上桌來，却沒有一樣能夠到口，這一種處罰真比不論什麼都來得厲害。尤其是昨夜因為要趁夜四等，一夜沒有得着好睡，疲倦和餓火聯合向他攻擊着，使他着實有些支持不住。

幸虧這時外面已經散席，賓客們陸續道謝歸去，不多一會，舅舅便進來了。升義連忙立起身來，叫了一聲「舅舅」。舅舅臉上滿是紅光，非常得意，似乎因為正在興頭上，他對升義的跑來不但沒有皺眉，而且很慇懃的向他問：

「升義，你怎麼來了？」

升義便向舅舅解釋着家鄉困難的情形，又說在家守產已經沒有出

路，坐吃山空，不得不到外面來找一些小事故。舅舅很注意的聽着，聽完了，便歎息了一聲說。

「想不到家鄉現在已經變成這樣子了！不過你又做些什麼事呢？」

「隨便做什麼都可以，好在我只要有一口飯吃就是了。」升義紫漲着臉說，他很覺得難為情。

舅舅聽說升義的希望不大，便很得意的告訴他這次請客的原因。

原來他有一位同道，新放了某省的民政廳長，他在請託着，想到那邊去弄一個縣長做做，事情看來十九可成的，所以他便叫升義安心住在他家裏，目前暫且相幫着做些雜事，等將來委任狀下了，再帶他一同

到任上去。升義心裏充滿了希望，雖然他知道舅舅所求謀的事從來就很少成功，不過目前能夠有安身的地方已很難得，何況或許會有事做也說不定呢。這樣想着，他差不多把他身上的疲倦和飢餓完全忘懷了。

三

光陰過去得很快，升義在舅舅家裏登下來，不知不覺已經有兩個多月。

教育改造人需要幾年的工夫，但都市改造人只要一兩個月就已足夠。現在的升義，已經和兩月前初出來時大不相同了。他們不但把感覺練習得非常銳敏，能夠巧妙地趨避路上的車馬，而且上海的路徑也

都已熟識，除了較冷僻的馬路和較遠的地方，差不多都印過了他的腳跡。

舅舅的差事還沒有成功，雖然他仍舊天天都在盼望着委任狀下來，但事情顯然已成了泡影。許是爲了心上不快活的緣故罷，他對升義的態度大不如前了。就是其他的人，也都日久厭生，除了他那五歲小表弟以外，沒有一個有好面色給他看，連那做事的老媽子都不把他放在眼裏。這一切使得升義宛似芒刺在背。他雖然每頓都和舅舅一家人同桌吃飯，却從來不敢把筷放進好的菜碗裏去，尤其是常常要留心舅母的臉色，只要舅母把臉沉着，他縱使沒有吃飽飯，也嚇得只好連忙把碗裏的飯吃完，放下碗來。

升義在舅舅家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差不多那老媽子做不來的事都叫他去做，做得最多的當然要算是代舅舅送信了。許多親戚同鄉都說舅舅刻薄寡恩，他起初還不相信，直到此刻住在舅舅家裏，才覺得那些人的話並沒有冤枉了舅舅，舅舅實在非常刻薄，他幫他做了許多時候的事，他不但連一兩塊零用錢都不給他，有時叫他到遠處去送信，車錢都不給足，要他自己挖腰包賠墊。他在上海雖沒有什麼地方要花錢，但剃頭洗澡的錢是少不了的，並且還有他那五歲的小表弟，天天都纏着他，要他帶他出外去玩，每出去一次，少不得總要買一些糖果食物給他，盡他做表哥的本分，雖然沒有多少錢，但日積月累，數目却也可觀，這在沒有絲毫進賬的他，那裏能夠負擔得起。所以，他只

好瞞着人，悄悄把自己包袱裏暫時用不着的棉衣褲送進當舖裏去，當幾文錢來貼補生活。

舊歷的三月，天氣最是捉摸不定，忽陰忽晴，忽寒忽熱。陰寒的時候，穿着棉衣還止不住作抖，晴熱的時候，僅着夾衫還覺得暖，有時第一天的天氣和第二天的會相差一季有餘，真是一個醞釀疾病的時節。升義正因為近幾天來天氣已比較暖和，棉衣褲暫時用不着，所以才放心託膽的送進當舖裏去，誰知一夜北風，天氣又轉寒冷了，雖然儘量把裏面的衣料加厚，也總抵禦不了那寒氣；要想把棉衣贖出來罷，無奈錢已用去了大半，舅母又是出名小氣的，問她借錢不但借不到，說不定還要受她的奚落，因此，他只好咬緊了牙關忍耐着。

可是舅舅却就在這時候又來叫他送信了。

升義把兩手籠在袖裏，身子縮得緊緊的，走進舅舅房裏去。舅舅的房裏他素來是不奉呼喚不敢進去的，因為他很明白他自己卑微的身分，要是無緣無故的跑進去，一定要使舅舅家裏人不快活，也許會覺得容留他是多事。就是奉到了呼喚，他也不敢多留。所以，在目前這樣寒冷的天氣，他心裏雖然巴不得在舅舅那溫暖的屋子裏多留一刻好一刻，也不得不趕快接過信和車錢退出來了。

信是送到大馬路去的，車錢却只有二百文，少不得又要升義挖腰包賠墊。他看着手裏那僅有的二十枚銅元，忽然動了一個意念：覺得自己沒有進賬而又老老實實的把車錢送到車上去，實在是一件愚蠢

事，不如拚着自己的兩條腿跑，却把車錢省下來貼補生活。這樣，就是應酬小表弟，也可以用不着他自己掏錢了。何況在這樣的冷天，多走路還可以調和血脈，使身體暖起來呢。他打算定了，便不再像往常一樣到電車站口去等車，開始應用着他的兩條腿走起路來。

然而事實却證明他這打算是錯誤的，因為多走路不但沒有使他的身體暖起來，反而越走越冷，那一陣陣北風，像尖刀一樣，刺進他單薄的衣服裏，使他渾身肌膚都冷得起粟。他起初還能憑着他身上所本有的一股熱氣，咬緊牙關忍耐，後來連那一股本有的熱氣都給寒風吹散，全身像落進了冰窖一樣，他不禁有些懊悔不該貪圖省下那幾個小錢使身體吃虧了。

好容易冒着寒風，一直走到大馬路，把信送過了，他已經凍得面無人色。但他還不肯就回去，因為這樣遠的地方他實在是難得來的，他要趁這機會去找伯棠，和他敘別來兩月的契闊。於是，他便從大馬路走到五馬路，找尋伯棠在內做事的同興綢緞鋪。

這家綢緞鋪果然是很容易找的，而且伯棠恰巧站在門前。他一看見升義走來，連忙笑嘻嘻的走上去，握住他的手說：

「啊！升義，你怎樣直到今天才來？許是路還不熟罷？我多早就想到你那邊去看你了，可惜鋪子裏事情忙，總是走不開。」

升義很是侷促，他看着兩旁玻璃窗內所陳列的華麗衣料，覺得有一種富貴氣逼人，使他自慚形穢。但同時他却又從伯棠那裏感到一種

友情的溫暖，他已經有多時沒聽到這樣柔和的聲音了。他望着伯棠只是傻笑，笑容是很難看的，因為他面部的神經全被風吹麻木了，牽動起來都很爲難。

伯棠看了升義一眼，忽然驚呼起來了。

「升義，你的面色怎麼這樣難看，手又這樣冷，你身體可好嗎？」

「好的，沒什麼。」升義很難過的勉強掩飾着說，他的眼裏幾乎流下淚來了。他感激得只想把伯棠的身體擁抱一下。

「你的衣裳太單薄了，爲什麼不穿得暖一些，在外面是處處都要自己當心的啊。」伯棠捏了捏升義的夾長衫，帶着親切的口氣責備

他說。

升義很覺得不好意思，他看着伯棠身旁的幾個夥友，都穿着簇新的駝絨袍子，就是伯棠也穿着藍色甯綢棉袍，個個都精神百倍。只有他，却穿着半舊的夾長衫，瑟縮可憐。他的臉上不禁感到了一絲熱意。但他又不便把他的苦衷和在舅舅家的困難情形，當着許多人的面，向伯棠說得，便只好憂鬱地沉默着。這時，他忽然覺渾身都熱了起來，身上宛似有火在燒一樣。這一種意外的熱，對於他顯然沒有什麼益處，他的頭腦涔涔然的重得厲害，兩太陽穴裏像有許多繡花針在刺。他直覺着他快要生病了。

兩個人互相談了一會閒話，伯棠邀升義到館子裏去吃飯，升義推

說怕舅舅在家等他的回音辭謝了。實在他是身上不舒服，急於想回去休息一下。伯棠見他不肯，也不勉強，只和他約定了過幾天來看他，方才彼此分手。

這時，風颳得更大了，天空佈滿了陰雲，昏黑如墨。升義覺得這趟車錢無論如何不能省了，但身邊的二十個銅子，要趁兩次車，是還不夠的。於是，他便決定先走一程，再坐一程。這樣，只要十二個銅子車錢，還有八個銅子可省。他只希望天公作美，不要在他走在半路上的時候下起雨來。

誰知天偏不從人願，他剛走得百多步路，便有幾顆黃豆大的雨點落在地上，接着越來越密，最後竟「嘩啦啦」的傾盆下降起來，柏油

馬路上像有許多蚱蜢在跳。升義沒奈何，只好鑽到一家店鋪的屋簷下去躲雨。雨算是被躲過了，但他的身子更覺不支，到處都發着燒，眼前昏昏暈暈的，整個世界都在轉動。

這一場雨足足落了三個鐘頭才停，雨過了，升義的一個健康的身體也被雨帶走了。他剛一舉步，便覺得頭痛欲裂。這使他再不能撐着身子到電車站口去等車。他只好有氣沒力的問着走過他身邊的黃包車夫：

「到臨頓路幾錢？」

「五毛！」

「怎麼要這許多，兩毛錢行嗎？」

「兩毛錢到臨頓路，那個高興！嘿！」那黃包車夫把頭一別，拖着空車走過去了。直到升義在背後喊他，加他一毛錢，他才很勉强的把車子拉回升義身旁來。

升義坐在車上，被車子顛簸得頭昏腦脹，尤其是那寒冷的北風，仍舊不停的在吹，每一陣風撲上他面來，就使他胸口作惡，像要嘔吐一樣。好容易捱到舅舅家後門口，頭重腳輕的走下車來，跌跌撞撞的摸到樓梯脚下，從被鋪下取出當了棉衣褲僅剩的兩毛錢四個銅子，加上舅舅所給他的車錢，叫老媽子送去給外面的黃包車夫，便在鋪上倒了下來，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喘氣。

那老媽子還在喃喃的埋怨着他：

「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人家可不能等你，今天的飯只好吃冷的了。」

升義一陣心痛，胸口翻江倒海似的難過。他一翻身，伏在牀沿上，便哇的一聲在吐起來。

四

「病來如山倒！」

這一句話應用在升義身上，真是恰如其分。升義平時也未嘗不留心他的身體，無奈他只是孤單單的一人在外面，舅舅家的人對他都不關心，也沒人肯照拂他，他自己照拂自己總有不週到的地方，何況天時又這樣不正，他的柔弱的身體怎能和時令鏖戰。在屢次的奔波送信

中，他早就深深的埋伏下了病的種子，這時逢到這一場猛烈的疾風暴雨，病根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在極度的高熱中，昏昏沉沉的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升義忽然清醒了過來。他張開眼，便看見牀前站着他的舅母。

「舅母！」升義淒楚地叫，淚珠在他眼裏滾動着，他像一條負傷的小狗望着他的主人一樣。

「升義，你現在可好一些了嗎？」舅母略帶幾分關切的神氣問。在升義的眼裏，這時舅母是比無論何時都特別慈祥可親。

「好一些了。」升義嚙語般說，其實他的意識裏却這樣覺着，病體似乎較先前更來得沉重了。不過他不好說得。他把兩眼盯在舅母臉

上，滿心只希望舅母能夠可憐他，代他去請一個醫生來，給他看看病。然而小氣的舅母却始終沒有把念頭轉到這上面去，她只吩咐那老媽子好好的看顧他，便像發了很大的慈悲似的，緩緩移動她的小脚上樓去了。

升義非常灰心，但他仍舊不失望。他想：舅舅是在外面做事的人，總比較慷慨一些，看見他爲他送信生了病，也許會覺得不安，去代他請醫生來看的。於是，他便眼巴巴的盼望着舅舅回來。

舅舅回來了，他的態度却比舅母還不好，他只向升義問了一聲信有沒有送到，好像升義生病這事實還不如那封信值得他關切似的，隨即也就格登格登的上了樓。

接着又有好幾個人走上樓去，每個人的脚步都彷彿重重地踏在升義心上。升義的心完全冷了，他不敢再有什麼希望，他只好把頭埋在他發臭的被窩裏，悲悼他自己的卑微的命運，讓病菌像耗子般啃噬他的身體。

第二天，升義的病更加重了，他的口裏一些津液都沒有，眼前金星亂迸，頭重得抬不起來，整個身體像給人支解了似的。雖然光陰過去得仍和平時相同，但他却覺着過一天宛似一年一樣。在難受到極點時，他只好叫那老媽子去請舅母下來說話。

那老媽子只回答了升義一個白眼，自願做她的生活去了，到升義等得不耐煩再去喊她時，她竟惡狠狠的發起話來。

「好不識相！我是幫你做事的嗎？大家都是吃別人家的飯，我可沒那麼大的工夫來伺候你。」

升義又氣又難過，他這時才感到寄人籬下的苦處。他只好把希望轉到伯棠身上去了。他幻想着伯棠怎樣來看他，怎樣代他請醫生，怎樣借錢給他用，他的心才稍稍安寧了一些。

舅母這天竟沒有下樓來。第二天，升義的熱度更增高了，口裏胡言亂語的，昏迷的時候比清醒的時候多。當清醒時，他像感到了他這病的危險性。他起初原以為他生的不過是時病，只要躺幾天便自己會好起來，不料躺了三天，全身的力都消失盡了。他很害怕他這病會變成不治之症，只懇求那老媽子說：

「請你做做好事，代我去把舅母請下來吧。我病到了這樣，總不成你還不肯發一些善心？」

那老媽子這才很勉強的上樓去，把舅母請了下來。舅母仍和兩天前一樣慈祥可親，並且也像兩天前一樣向他問：

「升義，你現在可好一些了嗎？」

升義幾乎哭出來了，他再沒有氣力接受舅母這份慇懃。他只能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舅母，想不到我會病到這樣。現在我也不敢巴望做什麼事了，我只想回家去把病養好再說。」

舅母點點頭，同時却又現出爲難的樣子說：

「你要回去也可以，不過一時那來使人送你回去呢？」

「不要緊，我有一個同鄉蔡伯棠，在五馬路同興綢緞鋪做事，我這趟出來也是和他同來的，他一定能送我回去。」

「那麼，等你舅舅回來了，我同他說，叫他去關照一聲吧。」舅母的口氣是很柔和的，說完了，她便又上樓去了。

事情也真湊巧得很，舅母剛上樓不久，伯棠便來看升義了。他見到睡在樓梯底下的升義那病骨支離的模樣，不禁吃驚地問道：

「升義，你怎麼了？」

「我生病了！伯棠哥，真想不到，前天同你分手回來後就生了病，現在我自己覺得我的病很重，在這里又一些照應都沒有，舅舅家

的人都很小氣，連醫生都不肯代我請，我要是再在這裡住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我想請伯棠哥費心，再送我回家去一趟，不知道伯棠哥可有工夫嗎？」

伯棠看着升義那凹陷下去的面頰，似乎深深的被感動了，並且也有幾分體驗到一個生着重病的人的懷鄉的心理。於是，他帶着憐憫的神氣，沒口子的答應着。

「有的！有的！不要說我現在也正想回家去，就是沒工夫，看你病到這樣，我也不能不抽出一些工夫來送你回家。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呢？」

「今天晚上，行嗎？伯棠哥，我想回去的心真像火一樣。」

「好的，那麼我先回去收拾一下，到晚上再來接你吧。你安心一些，不要急。」

伯棠說着，便走了。升義心上充滿了希望。可是，不到晚上，病魔又來和他作對了，他繼續伏在牀上大吐着。這一次吐得真厲害，幾乎連五臟六腑都吐了出來。吐過後，他只能光着兩眼，望着樓梯頂喘氣。

舅母這時也明瞭了升義病勢的危險，她有些着急了，上樓不久又跑了下來。不過他那小氣無用的本色仍舊沒有改掉，她只是埋怨升義太不當心自己，生了病不肯實說。這些埋怨的話，聽在升義耳裏，分外難受。他不敢希望舅舅家裏人對他的病能有所補救，他只心心念念

的盼望伯棠再來。

伯棠彷彿很關心升義，還沒到天黑，就又來了，還喊了兩部黃包車，親自扶升義上車去。舅母聽說升義要走了，才第一次破了慳囊，送升義五塊錢做車費。升義已經沒有力氣說話，只能張着散漫無神的眼光，表示感激的向舅母點頭。

他們這次趁的是六點零五分的三等車，到車站時，升義連路都走不動了，還是由伯棠馱着他，才上了車。他的口裏發着一種很難聞的臭氣，使得同座的幾個人，都掩着鼻子，很快的避了開去。只有伯棠還忍耐着坐在他身邊，但他也不敢同他多說話，恐怕傷了他的神。他暗暗有些擔心，覺得這位從小就和他在一起的伴侶，現在身上只剩下

一口氣，他的病體縱使能夠捱到家鄉，性命也不過是旦夕間的事了。

升義却昏昏沉沉的閉着眼，口裏不時發着懷鄉的嚙語。這些嚙語，聽得伯棠心上非常難過，他只好把眼望着車外，暫時不去理會升義。

火車「格隆」「格隆」的飛快前進，直到過了蘇州。升義的神智才清醒了過來，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了紅光，帶着很難看的笑容對伯棠說：

「伯棠哥，你這趟回家，可不可以在家裏多住兩天？等我病好了，我一定請你吃鴨餃麵。」

伯棠不住要笑了。病到了這樣，還想吃鴨餃麵，真是那裏說起！

但他却笑不出來，他並且暗暗起了種不祥的預感：不要他的病已經到了絕境了罷，只有和死接近的人，他對生的一切才更加執着，更加渴望的。尤其是他臉上的紅光分外來得出奇，有些近似迴光返照。這樣想着，伯棠不禁有些慄慄危懼起來，他幾乎不敢向升義臉上望了。

「唉！鴨餃麵，真好吃啊！」升義帶着羨慕的口氣，這麼說了一句，便又昏昏沉沉的把眼閉上了。

這時，風吹得很大，伯棠恐升義受寒，便把自己隨身攜帶的一條絨毯，蓋到升義身上去。升義沒有動，也沒有張開眼來，好像睡得很沉酣似的。

夜裏九點半鐘的時候，火車到了無錫，一陣搭客上落的喧囂聲在

站外響着。伯棠開始叫升義：

「升義，醒來吧！無錫到了，讓我馱你下車去。」

升義仍舊不動，也不開眼。伯棠伸手到他鼻孔邊去一摸，忽然驚呼了起來。升義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斷了氣。

「嗚嘟嘟——」火車頭上的汽笛宏亮地吼着。幾株垂楊在電燈光芒所照不反的地方搖擺，宛似攪人的魔鬼一樣。伯棠看着這淒涼的模樣，想到從前送升義出來時的情形，前後相距不過兩個月，却好像隔世似的，他的眼裏不禁掉下了兩滴痛淚。升義却靜靜地靠在車座上，頭歪向一邊，嘴角帶幾分幽默的笑意，彷彿欣幸地從今結束了他卑劣的命運，用不着再在世上受人作踐一樣。

善觀氣色

十二月十三，這是一個上好的黃道吉日。賽諸葛老早就選定了，選定了這上好的黃道吉日作他命相館開張的日子。

開張的第一件事，是在門楣上釘上了幅白竹布橫額，橫額上共計只有七個字，却分兩行寫着：

賽諸葛
善觀氣色

善觀氣色，這在賽諸葛，倒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值得驕傲的還是他居然能在這寸金之地的上海，租了幢一上一下的店房，開起命相館來。他，賽諸葛，半年前還在他家鄉湖北賣嘴，不料一場大水災，竟弄得他沒有半爿生意上門，換了別地方人，早就該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了。然而，「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湖北佬的能幹是著名的。他一些都不愁，隨便撈掇撈掇，帶了老婆趁着下江船就望上海闖。到上海後，起初是一些憑藉都沒有，專門站在沿馬路牆壁下，和人相面算命。但就憑着他那一張生花的利嘴，那一副銳利的眼睛，他居然竟也能積蓄下一些錢，居然竟也能在這寸金之地的上海，租了店房，開起命相館來了。

「丁！丁！——丁！丁！——」賽諸葛與高彩烈的親自站在梯上，釘那張橫額。橫額上七個徑寸大的加了紅圈的黑字，彷彿充滿了一團團喜氣；特別是那「善觀氣色」四個大字，似乎個個都在向着他笑。

其實賽諸葛的本領，並不祇善觀氣色，除了善觀氣色以外，他還能算命，還能起課，還能合婚選吉，不過這些總沒有「善觀氣色」四個字來得漂亮，引人注目。正如商店裏只掛起了「大減價」旗子，便不必列舉貨物的名稱，也自能招徠主顧一樣；賽諸葛所以不在橫額上寫別的字而寫「善觀氣色」者，其用意也正在此。

果然，這幅橫額釘上不久，便招來了一個主顧。

主顧是個軍爺，矮個子，穿着身灰撲撲的黃呢軍裝，醬色的臉上充滿了一股英氣，一望而知是在鎗林彈雨裏出入慣了的。他略略佇足向白布橫額上那「善觀氣色」四個字望了一望，便大踏步的闖進門來。

賽諸葛對九流三教不論那一行人的心理都揣摩得非常熟透，他最歡迎的便是軍界裏的人物，因為軍界升發得快，迷信命運的觀念也特別來得重。而且軍人的性格又多半是伉爽不過的，只要話一投機，銅錢銀子滿不在乎。當下不敢怠慢，慌忙從坐北朝南的太師椅上立起身來，向那軍爺拱了拱手，又親自恭恭敬敬的掇了張椅子放在桌旁，把手抹乾淨了灰塵，請那軍爺坐。

「請坐！請坐！」

軍爺可一些都不客氣，一屁股就坐了下來，腰板挺得筆直，彷彿在聽長官訓話。

「請教尊姓？」

「管！三不管的管」聲音像生鐵般堅硬。

賽諸葛不知道什麼叫做三不管，但他也不敢動問，而且瞧着那軍爺說話時的粗魯神氣，他連本來還想請教台甫的念頭都打消了。他只衝着那軍爺喊管爺。

「管爺天庭飽滿，地角方圓，而且面透紅光，大概現在正是行運的年頭，可賀！可賀！」

「呵！呵！」管爺笑得口都合不攏來了：「但願依你金口！」
賽諸葛心裏暗暗歡喜，他從管爺的笑容上，就知道他已經入彀，這一樁生意穩穩作成了。機會擺在他眼前，他當然不肯輕輕錯過，連忙在一旁打起邊鼓來。

「要不要排一排終身格局？這是很要緊的，單看氣色恐怕不免有錯誤。」

「好的，好的，就請你排吧。我屬豬，今年念五歲。」

「念五歲，屬豬，不錯，那是辛亥年。不過，月日時辰呢？」

「這可想不起來了。且慢，讓我記一記看。」管爺皺着眉，把一隻手扶住頭，思索了好一會，才勉強把月日時辰報了出來，可是口氣

還不十分確定。

賽諸葛掄了掄手指，又翻了翻案頭的萬年曆，便把管爺的八字排了出來：「辛亥，丙申，戊午，己未。」

「怎麼樣？可還好嗎？」管爺顯然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可是賽諸葛不作聲，他的臉色儼然變得非常正經，過了好半響，才若有所得似的，搖頭擺腦的說：

「戊午日元，戊爲陽土，喜潤而惡燥。今生於立秋以後，己金旺而土休，似乎不大好。幸坐午宮旺地，又有羊刃幫身，日主高強，一生快樂無憂。格取中宮食神，兼取偏財爲相，名曰食神生財，所以洩身之秀，調劑火土之和。壬辰辛卯庚，明年是民國念五年，有財有

名，大吉大昌。」

管爺莫明其妙的聽着，但後面幾句話他却是在懂得的，他不禁喜歡得跳起身來，連聲說：

「但願依你金口！但願依你金口！」

算命談相都已告一段落，現在該是管爺掏錢出來的時候了。賽諸葛目不轉睛的望着管爺，望着管爺那隻手，滿心只希望那隻手趕快伸進黃呢軍裝的口袋裏去

管爺的手果然伸進口袋裏去了，賽諸葛的心不禁一陣狂跳，眼光本能地轉過去望了望桌上那「談相兩角批命四角」的玻璃框子。可是管爺的手從口袋裏帶出來的不是錢，却是一條灰色骯髒的手帕。

「近來生意還不錯罷？」
管爺把手帕擦了擦被風吹得通紅的鼻子，毫沒有想走的意思。

「唔！唔！也不過如此！」
賽諸葛知道這攀談是少不了的例行手續，便也只好勉強奉陪着。同時更因為不便露出還是第一天開張的話來，讓人家看輕，所以他還得竭力遮掩着，裝做已經是老吃老做的神氣。

「對不起！今天忘記帶錢出來了，相金改日再送上罷！」
管爺滿不在乎的說。

賽諸葛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一陣寒風從門外吹進來，使得他縮在棉袍裏的身子發了好一會抖。他不禁期期艾艾的說：

「不要緊！不要緊！不過……不過……」

可是管爺却不等他下轉語，就很快的截斷了他話頭。

「老兄這一行業，恐怕不會有什麼大出息的。」

賽諸葛正在擔心着命相錢沒有着落，却又被這一聲「老兄」喊得他受寵若驚起來。慌忙接口說：

「原是要呀！我也不過是混混罷了！現在到處都鬧不景氣，要想謀一樁事做真不容易！」

「其實真要謀事的話，那可也不難。」管爺彷彿很有把握似的微笑着，眼光有意無意的向桌上的玻璃框一溜。「好一筆清秀的字！是老兄自己寫的吗？」

賽諸葛點點頭，管爺突然顛頭播腦的贊歎起來。

「老兄有這一筆好字，就是什麼機關裏的文牘祕書也充當得過。

現在却在這裏相面算命，真太委屈了！」

「那裏！那裏！過獎！過獎！」賽諸葛臉紅紅地說，可是心裏却也有些自負。

「不要客氣！老兄如若有意，現在倒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師部裏正缺少一個文牘主任，他們把聘請這文牘主任的責任放在一位特務長身上，這位特務長却和我很有交情。只要我跟他一說，事情沒有不成功的。」

「啊！」賽諸葛不由得伸手到後面去，搔了搔頭頸，他覺得他的

好運來了。很久以前，他就曾爲自己算過一命，算定自己今年應該交運。果然，自從到了上海不久，就已有了積蓄，就已能租了店房，開起命相館來。現在財星以外，更照上一步官星，可不是所算的已完全應驗了嗎？他不禁有些躊躇滿志起來，先前的擔憂命相錢沒有着落的念頭，早被他拋開得遠遠的了。他急忙向管爺拱拱手，接連說了兩聲：「全仗管爺栽培！全仗管爺栽培！」

管爺就在這栽培聲中站起身來了。

「特務長現在住在一家旅館裏，他很忙，有許多公事要辦。老兄幾時有空，我可以和你一同去拜訪。」

「唔！唔！事不宜遲，我想今晚收了門，就和管爺一同去拜訪

罷。」

「那麼我一準晚上再來，老兄可要候在家裏。這是老兄自己的事，要是錯過了機會，可怨不得別人。」

「當然！當然！」賽諸葛滿嘴說着「當然」，把管爺送到門前，腰背彎得像一隻龍蝦。

一陣大風夾着灰土把管爺捲走了。

賽諸葛回轉身來，心裏開了一朵花，拉開了嘴笑得好久合不攏。

他很快的坐到座上去，第一件事便是把桌上的一面鏡子移到自己面前來，詳細細細的打量着。

「不錯！不錯！真的是該交運了。這兒印堂有一些發亮，不是官

星就是財星。」

他正在暗暗得意，可是背後却來了不知趣的一聲：

「喂！阿大爺，相面錢拿到多少了，給我幾毛買煤球。」

賽諸葛回頭一看，站在背後的正是他老婆，他不由得重重的哼了一聲說：

「還買什麼煤球？我馬上就要作官了！」

「那裏來的官？」老婆的眼詫異地睜得像金魚。

賽諸葛也懶得理睬她，他又哼了一聲，心裏却在想：要是自己作了官，一定得把老婆另外換過一個。換上個什麼的呢？那不用說是漂亮美麗而又摩——摩什麼的了。他的心裏一陣迷糊，他眼巴巴的盼望

天快一些黑下來。

天黑了，賽諸葛趕緊把門面收起。他這時好像熱鍋上螞蟻似的，連晚飯都吃不下，一心只恐管爺會失約。

管爺却沒有失約，他很早的就來了，一壁插着門，一壁向有燈光的樓上喊：

「喂！喂！準備好了嗎？快走罷。」

「噢！噢！讓我換一件衣裳就來。」賽諸葛很快的換上件半新不舊的甯綳棉袍，下樓來開了門，迎着管爺就是一拱手。

管爺隨即便喊洋車。

「到二馬路月華旅館。」

連價錢也沒講，就招呼賽諸葛坐上去了，真是派頭十足。

車子拉到旅館門口，管爺從身邊掏出兩隻八開，拋在地上，便和賽諸葛一同走進旅館去。旅館裏的空氣非常暖和，和門外大不相同。賽諸葛在洋車上被風吹得緊縮做一團的身子，到這時才算獲得了解放。他吐了一口長氣，很愉快的跟着管爺上樓，轉彎抹角的走了好一會，才在一間房門口立住了。門上有一塊牌子「薛君」！

「這就是特務長住的房間。」管爺說着，便推開了門進去。

房裏裝着水汀，熱騰騰的，滿房都冒白霧。一個三十多歲的瘦長條子斜躺在沙發上，兩隻脚高高的架起來，低聲在醇西皮原板上。

「這位就是特務長。」管爺在一旁介紹着。

賽諸葛一鞠躬幾乎把頭鑽進褲襠。

「他就是我要介紹的文牘主任。——嚇！寫得好一筆清秀的字！師部裏要收羅人材，我看非他不可。」

「唔！唔！」特務長漫不經意的點着頭，順手取過身旁茶几上的一節雪茄烟，點上火，抽了兩口，把烟噴得遮蓋住他面部說，「不過這文牘主任一席早已定奪了。」

賽諸葛突然感覺一陣冷，從腳底板冷起，一直冷到天靈蓋。

「怎麼會有這樣快？」管爺稍稍帶幾分驚詫意味說。

「嘿！你還說快嗎？我正有些嫌慢呢！」特務長冷笑了一聲，吊起眼皮來望天花板，「你也不想，現在是什麼年頭。哈！真是人浮

於事！老實不瞞你說，這文牘主任一席，還是別人花錢運動我，我才肯答應的呢。」

「唔！是這樣的嗎？」管爺搓搓手，遲疑地望了賽諸葛一眼，又回過頭來望特務長。「假如……假如我們這位也肯花錢運動的話，大概要拿出多少數目來呢？」

特務長伸了伸五根指頭。「五十元？」

特務長點頭，管爺開始把賽諸葛引到房外來了。

「老兄，特務長剛才的話你大概總已聽明白，我看這事非出錢運動不可。好在五十元的數目並不怎樣多，只要作上個把月文牘主任，就可以把本錢撈回來了。」

「五十元，我那裏有這許多錢！」賽諸葛苦着臉說。

管爺的臉色突然一沉，眼睛變成了三角形。

「老兄做了多時生意，總不見得連五十元的積蓄都沒有罷？我們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飯吃的人，總該明白將本求利的道理。常言道得好：『小錢不去，大錢不來。』你現在花了五十元，將來文牘主任一席到手，就是要撈上個五百五千，也一些都不難呢！」

賽諸葛不敢再裝出老吃老做的神氣了，他只好老實說：

「我不敢欺瞞管爺，我今天實在還是第一天開張。」

管爺彷彿從賽諸葛的神氣上看出他這話不假，他不由得把手搔搔頭，翻身進房去，和特務長唧唧嚶嚶的商量了好一會，重又出房來，

向賽諸葛道：

「特務長說的，要是實在沒有五十的話，就三十也可以。」

「三十！」賽諸葛低低說了這一聲，他不禁想起藏在家中皮箱底下油紙包裹的一包鈔票，那數目不多不少，恰恰是三十元錢。他本來因為有這一筆積蓄，才敢放心大膽的租了店房開起命相館來。想不到這筆積蓄居然還有如許妙用，現在只要把這筆錢一送出去，那他馬上就可充當什麼師部的文牘主任，以後升官發財都可指日而待了。他連忙點頭向管爺說：「那……那還可以設法。」

管爺很快的恢復了他一團和氣的面孔。

「好！好！這事算定局了，你什麼時候交錢呢？」

「明天我自己送到這里來好嗎？」

「好得很！」管爺說着，便又回了賽諸葛進房去，向特務長告

辭說：

「我們這位準定明天親自送錢到這里來，最好請特務長把委任狀也放在這里，一手交錢，一手交委任，好叫他放心。」

「可以！可以！」許是爲了錢的緣故，特務長的臉色不像先前那樣嚴冷了。

管爺和賽諸葛在旅館門前分了手。

「明天一定要把錢送過來，不要錯過機會，將來後悔莫及。」

「一定的！一定的！」賽諸葛沒口子的答應着。

這夜，賽諸葛做了個生平沒有做過的好夢。

第二天一清早，賽諸葛就爬起身，忽忽用冷水拭了一把臉，便問老婆要鑰匙開箱取鈔票。

「怎麼了？阿大爺，這錢是留着付房租伙食的，你可不要隨隨便便的拿去花掉。」老婆見賽諸葛從箱裏取出油紙包來，不明白他的用意，不禁急得喊起來了。

「哼！你女人家懂得什麼？我現在升官發財，全靠着這筆本錢呢。」賽諸葛緊捏着那油紙包，把鑰匙拋在老婆面前，頭也不回的下樓出門去了。

洋車把他送到月華旅館門口。

特務長仍舊像昨晚一樣，斜躺在沙發上，不過身旁却多了個穿灰色棉軍衣的人，而且對待他的態度也和昨晚大不相同，一見他進來，便笑嘻嘻的站起身招呼，一壁大聲吩咐着身旁的那個。

「勤務，看茶！」

「啫！」一杯熱騰騰的茶從那被喚做勤務的人手裏送到賽諸葛面前。

特務長一伸手，又送上枝中指粗細的雪茄。

賽諸葛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恩寵，不禁感激涕零的顛巍巍地打開那油紙包，把包裏的鈔票呈獻給特務長了。

特務長的身手真正便捷，眼睛一霎，便已不見了鈔票的影子。他

堆起一面孔的笑，向賽諸葛說：

「唔！唔！很好！很好！一定請老兄幫忙！」

一壁說，一壁打開牀頭的黑漆皮公事包，取出一封硃印爛然的委任狀來，交給賽諸葛。

賽諸葛的心接連跳了好幾跳，顛巍巍的接過了，迎着特務長就是一躬到地。

「多謝特務長栽培！」

「客氣！客氣！老兄拿了這封委任狀回去，暫時請不必過來，等有了日期，兄弟再來通知老兄，帶老兄一同上任。」

「遵命！遵命！」賽諸葛又是深深一躬，辭別了特務長出來，他

小心地把那封委任狀藏在貼肉襯衫袋裏，喜歡得連洋車都忘記坐了，一路迎着寒風回去。每逢有一個人從對面走來，他總得小心地端詳上兩眼，惟恐那人是個扒手，會扒去了他袋裏那封委任狀，扒去了他的文牘主任。

就這樣小心翼翼地把那封委任狀護送回家，賽諸葛突然覺得家中的門面都變窄了。他毫不怠慢，三腳兩步的跑上樓，誇寶似的把那封委任狀送到他老婆面前去說：

「你看，這是什麼？」

「嚇！那里來這樣一個大信封？」

「大信封？哈！你真是鄉下人，不識貨！告訴你，我現在已經作

了官了，這是委任狀。」

「官！你也配作官嗎？除非是五月裏的官！」老婆冷冷地說。

賽諸葛氣得幾乎跳起來了，他滿心想發作，但轉念一想，又竭力忍住了氣。他已經抱定了一個主見。現在且由她去說嘴，好在作官已近在眼前，只要作了官，還稀罕一個黃臉婆嗎？就是要討十個漂亮美麗而又摩……摩什麼的老婆，也一些都不難。所以他也就冷笑了一聲，不說什麼，只眼巴巴的盼望着特務長來通知他上任。

一天，兩天，三天……接連一個星期過去，特務長那邊的音訊還是杳然。可是，房東却來收房租了，米店裏也來討米錢了，水電公司也來討水電費了。

賽諸葛不禁有些恐慌起來，雖然特務長曾叮囑他暫時不要過去，他總也忍耐不住的想去探一探信。

一口氣跑到月華旅館。找到了特務長所住的房間，首先使他怔了一怔的，是門上已換了一塊牌子，「薛君」變成「柳君」。

賽諸葛勉強舉起手來，敲了兩下門。門開了，開門的不是特務長，却是一個商人模樣的大塊頭，肚子突起得高高的，像懷了三個足月的胎。

「你是誰？找哪個？」口氣非常嚴厲。

「對……對不起！這里有……有一位特務長，他……他到哪裡去了？」

「什麼特務長，我不認得！我們房裏有女眷，你可莫要亂闖！」
那大塊頭臉一沉，大肚子縮了進去，隨即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撞得賽諸葛的鼻子發痛。

賽諸葛把手揉了揉鼻子，突然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知道他是受了人家的騙，三十元錢已經生了翅膀滴溜溜的飛去了。他沒法想，只好垂頭喪氣的走回家去。

家裏仍舊充滿了恐慌空氣，老婆正對着鏡子梳頭，看見他上來，便冷冷的向他問：

「怎麼樣？官作到了嗎？」

賽諸葛不作聲，他在鏡子裏照了照自己的面孔，忽然跌腳說道：

「哦！哦！原來我看錯了！印堂雖然有些發亮，可是這兒太陽穴邊，却有一條青黑的紋路，這在相書上，是注定要損財的啊！」

雜貨鋪

因為常常在門前買東西的關係，我和鑫泰雜貨鋪老板林錦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這是一個五短身材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四方臉，臉色是蒼黑的，說話帶一些中州口音，沒有開口以前臉上總先帶着一團笑意，真是一個和氣不過的人。我常常從他身上聯想到「和氣生財」這句話上去，覺得把這樣的人擺在這個店裏實在非常合適。

每次，當我從外邊回來，從他店門前經過的時候，只要和他的眼

光互相接觸了一下，不論他是怎樣忙着在接應顧客，他總要笑嘻嘻的招呼着我說：

「沒有事嗎？請進來坐坐呀！」

我也總用一個笑容拒絕了他的邀請，這沒有別的原因，一來是不願打擾他做生意的時間，二來是有一個家在那裏引誘着我，使我不願意在沒有回到家庭以前先在這雜貨舖裏攀談。

不過有時我確實沒有什麼事，在門外散步，那時他店裏的生意也比較閒，我也就不待他的邀請，跨進店堂裏去了。

「老板，近來生意好嗎？」

「好！好！快請進來坐！」他高興得幾乎跳起來。但立刻便覺得

那用作歡迎我的表示的「好好」兩字有作爲回答我那「生意好嗎」的問話的嫌疑，連忙苦笑着改口說：「生意末，總是老樣子碗！」

一面便給我倒上杯濃濃的茶，又開了賣零枝烟捲的抽屜，取了枝烟出來，給我刮上火，三句不離本行地說：

「這是大美麗，挺上口的，賣起來要賣兩個銅板一枝呢。」

「多謝！不用了，留着賣兩個銅板罷。」我辭謝着，不願使他的營業因我之故蒙受損失，但見到他持着火柴立在一旁的模樣，又覺得却之不恭，只好低下頭來抽了，免得他費心代我刮第二根火柴。

老板娘是不常在店堂裏的，我只見過她一面，那是一個瘦長條子，首如飛蓬的女人，臉上和手上都充滿了被生活磨損壞了的痕跡。

她的事情很多，又要抱孩子，又要燒飯，又要洗衣，又要烘尿布，真是一個十足的奴隸，雖然她也未嘗不想過一些好的生活。老板每次和我談起她來時，總歎息着說：

「都是我沒本領！害得她這樣苦！」

他說話時的樣子是像小孩子一樣忸忸的，我不便說什麼，只好安慰他，勸他耐心等候着營業的發展起來。

我和林錦興老板的說話非常廣泛，天南地北，沒有一處不談到，但結果總歸結到他的生意上面。這時候，他的樣子是很難使人忘懷的，兩條濃眉一皺，眉頭上來了個「川」字，接着是一聲浩歎，不樂意的話就從這歎氣後面滾出口來。

「這年頭，做生意真不容易！開銷是這樣大，房租、房捐、巡捕捐、掃街費、水電費，還有一家人的伙食零用，那一樣不要錢？偏偏利息又薄，每樣東西最多只有二分利好賺，要是生意好一些呢，倒還勉強可以對付，現在你看，天天都是這樣清淡！」

「你們每天可以做多少生意呢？」

「這是沒有一定的，多時候可以有十幾千，少時只有七八千左右。不過除了貨本，剩給自己的也就不多了。」

隨即他便指點着幾種特別引人注目的東西給我看，並且詳細解釋着這些貨物的來路，批進來時是多少價格，賣出去時又是多少價格，從中有幾分利可賺，我們的談話常常會繼續到半個鐘頭以上，他甚至

在接應顧客時一壁口裏還嘮嘮叨叨的和我談着話。這使我很覺不安，只好托故告辭。臨走時他總帶着餘意未盡戀戀不捨的樣子，幾次三番的叮囑我有空就過來坐。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覺得林錦興老板的營業方法有些不對，雖然他實在不愧是一個模範商人，他所賣出的東西也真當得上「貨真價實」四個字，他從來不開虛價，不在他所應得的利息以外弄一些非分的錢，這也許因為他是北方人，所以特別有一種爽直的脾氣，然而這樣老老實實的做生意，在這崇尚奸詐的社會裏，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當我在鑫泰雜貨鋪裏用五個銅板可去買到的東西到別家雜貨鋪去就是用七八個銅板也買不到時，我就知道林錦興老板一定不

免於失敗了。忠厚老實固是使人敬重的因素，可是忠厚老實決不能當飯吃。

果然，就在我起了這樣的感覺以後不久，有一天，我從外邊回來，便看見鑫泰雜貨鋪櫃台上面的鐵欄杆上，掛着一樣前所未見的東西，那是一張用紅紙寫成貼在馬糞紙上的召盤店面生財的廣告。我喫了一驚，不知不覺的停住步，破例地去和林錦興老板攀談。

「老板，怎麼樣生意做得下去嗎？」

林錦興老板搖搖頭蒼黑的面孔比前更黑了些兒，兩隻忠厚老實的眼睛呆呆注意着我，眼裏含得有兩包酸淚。良久，才顫聲對我說：

「真是天地良心！我從沒白賺過人家一個錢，想不到會有這種下

場！」

「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只好關店召盤，把貨物退了，回家吃老米飯去。」

我不愉快地和他默然對立了許久，滿心想對他說明他做生意失敗的原因，並憑着我的經驗，告訴他一些立身處世的訣竅，這些訣竅中是沒有「誠實」兩字的。但轉念一想，這又何必呢，他的店已經要關了，對他說也沒有用處，沒的反玷污他坦白的心。於是，我便什麼都沒說的回家去了。

就從掛上了召盤廣告那一天起，鑫泰雜貨鋪的外表上有了顯著的

變異，那便是顧客漸漸的稀少了，只有討債和收賬的人却川流不息的常常充塞在裏面。店裏的貨物也一天天少起來，這不用說是已經給退回去了。只是有一件，那門前的召盤廣告的紅紙已變成了白色，而上門來接洽受盤的人却一個都不曾有過。

這使林錦興老板的眉頭有好久不能從「川」字狀態裏脫出來，我也暗暗有些代他扼腕、覺得像他這樣的忠厚老實人是不該受這種磨難的。可是，一天早上，我剛出門去，林錦興老板忽然把我叫住，像一個小孩子那樣喜孜孜的告訴我，已經有人來和他接洽受盤了。我和他談起來，才知道條件並不怎樣好，價格比他自己原定的減了三成，而且要分三期付。這樣的事情要是我，是寧可回絕了的，然而忠厚老實

的林錦興老板似乎覺得有人肯來接洽受盤，已是天大的喜事，竟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於是，在我的眼前，便展開了一幕推盤受盤的巴戲。我冷眼旁觀着這新舊交替的一幕，心裏有無限的感慨。新來的那位老板似乎很會做生意，他不但把店面生財貨物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條，而且手面也很闊，攏總不過一引小小雜貨舖，裏裏外外的電燈倒裝了有四五隻，比林錦興老板在時增多了一倍，用的還都是一百支燭光的燈泡。我常常擔心他支持不住，可是誰知道他做生意的手腕竟非常高明呢。

有一次，我因為墨水用完了，便到門前新加上了「魁記」字樣的鑫泰雜貨舖裏去買一瓶。這原是我和林錦興老板常做的交易，不過那

位魁記老板取給我的貨色却要次一些。我也沒有放在心上，照常取出一張角票來交給他。不料那位魁記老板在把角票收去以後，仍舊把眼光望着我，冷冰冰地說：

「還少五分錢，這種墨水是要一角五分一瓶的。」

「怎麼的？」我不禁有些奇怪了：「我從前常常在這裏做交易，總是一角錢買一瓶的呀。」

「從前是從前，現在可不能那樣說。」魁記老板毫不容情地劈手把墨水奪了去，用一種輕蔑的神氣把那張角票拋在我面前。

我氣憤極了，但也由此悟出了魁記老板所以能在那樣大的開銷下支持得住店面的道理，那是和林錦興老板走的完全相反的兩條路，立

足在「抬高貨價欺朦顧客」的不誠信的基礎上的。這使我非常討厭。從此以後，每逢要買什麼東西，寧可多跑一點路，去作成別家的生意，不願再光顧魁記，並且暗暗咒詛這沒有商業道德的魁記鑫泰雜貨鋪趕快沒落，關門大吉。

可是，事實却和我的期望相反，魁記鑫泰雜貨鋪不但沒有關門，營業反而意外地旺盛。只要我一從他的店鋪前經過，便會聽得一陣「豁琅琅」地拋錢入櫃的聲音，門裏門外的顧客更是擁擠得可以。我常常看見那位老板的好詐的笑臉，這使我想起林錦興老板的忠厚老實的面孔來，不禁暗歎天道無憑，報施錯誤。

出於意外的，有一天，我竟在魁記鑫泰雜貨鋪裏發現了從前那位

林錦興老板了。那時候，他正帶着一副忠厚老實的面孔，和那滿臉奸詐的魁記老板說着話，說話時的樣子是非常卑辭下氣的。那位魁記老板却狡猾地笑着，不住搖着頭。林錦興老板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忽然一眼看見了我，連忙從店裏跑出來，氣憤憤的對我說：

「你看，做生意的人竟這樣不講究信用！他盤了我的店面生財這許多時候，一直到現在，連第一期應該付的錢還沒有付清！」

一面他又懇求着我，要我去對那位魁記老板說一句好話。我只好婉辭謝絕了，告訴他我不和魁記往來的始末。林錦興老板有一些失望，又有一些喜歡。他仍舊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悄悄的對我說：

「這樣辦很好，大家都不去買他的東西，讓他也關店召盤給我們

看，這叫做天報應。」

我的注意力却轉到林錦興老板的生活方面去了，我問他道：

「你現在怎樣過活呢？」

林錦興老板嘆了一口氣，眉頭上的「川」字刻劃得非常明顯。

「簡直是一些活路都沒有！幸虧自己還識得幾個字，現在擺了個測字攤，帶便代人寫寫家信，勉強可以把一家生活對付過去。」

我不禁爲林錦興老板的不幸嘆了口長氣，低下頭，默默的看着他那充滿了油垢的長衫，和脚下開了口的雙樑緞鞋，林錦興老板却向我點點頭帶着他那孤獨的可憐的身影，從人行道上走開了。

我不久也就搬了家，不知道林錦興老板和魁記老板的銀錢糾葛到

底作何結局，但我一想起林錦興老板的忠厚老實的面孔來，總不禁要這樣歎息着

「這年頭，老實人是沒有飯吃的！」

妹 妹

父親是早已亡故了，熒熒無依的兄妹倆，唯一的依靠只有一個母親；現在母親也已落了葬，於是，撫養和慰藉妹妹的責任，便都移到哥哥的肩上來了。

哥哥是被世間目爲傻子的那一種人，他有着一顆軟軟的心，在任何事上都很容易給人同情。他非常愛他的妹妹，幾乎完全忘記了自身

的爲他妹妹的幸福打算着。這樣的意識並不是母親亡故後才有，便是很遠的從前，看到逐漸長成起來的妹妹的哥哥心中，就曾這樣意識過了的。其實哥哥的心還不能用那種有限度的尺來量，他不僅愛他的妹妹，而且更廣汎地愛着一切的人類。就因爲有這樣一顆愛人類的心，所以對於有手足情分的妹妹，他是更其摯愛着了。

然而妹妹却並不用同樣的好意的態度去對待她的哥哥，達到了成年期正在青春時代的妹妹，意外地有一種堅強的自信心，她只相信她自己的意志，除了這意志以外，她更不相信別的。她並不是一個怎樣懶惰的人，但她的聰明却使她從不肯幹一次於她自己沒有利益的事。對於她哥哥所常常給予她的好意，她當然是能感覺得到的，不過這感

覺並不能引起她感激的意念，她甚至從沒有一次把這感覺保留在她的記憶裏。在哥哥的面前，她常常把眉峯緊蹙着，從這眉峯下顯示出輕蔑和冷諷，好像在說：「看罷，我並不想從你那里得到什麼，我所要得的一切，我都能憑我的力量得到。」或是：「你所代我作的一切打算都是應該的，你是我的哥哥，我的存在就使你的生命有一半應盡你對妹妹的義務，所以我並不想感謝你。」

這樣兩種性格絕對相反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在做哥哥的一面，幾乎常要因從妹妹那里得到冷漠的報酬而感覺灰心。但他始終原諒了她。根本就已沒有了了一絲自利心的哥哥，是不會再有嗔怪妹妹的心思的。他只覺着，他的生命存在一天，便應該爲妹妹，爲

一切人類的前途，謀取幸福，而不應計及報答；一有了希望報答的心，便墮入卑劣的自利圈子裏了。所以，每當蹙緊了眉峯的妹妹坐在他面前時，他反因想到他在她所不覺中加於她身上的幸福，而愉快地微笑了起來。

除此以外，哥哥對於妹妹，還有一種希望。這希望，可說是唯一的私心。不過這私心，也並不是爲了他自己的。用一種廣汎的同情心愛着人類的哥哥，是非常希望他的妹妹也能像他一樣，拋棄了自身的利益觀念，去愛人類，爲人類謀幸福。這自然是一種空想，要使一個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看作爲自身而存在的利己的妹妹，拋掉她的利己心，走到和她願望完全相反的一條路上去，不用說是比駱駝穿過針

孔還難。就是哥哥自己也覺得這是一種艱鉅的工程。然而，就爲了工程的艱鉅，哥哥是更想把他的性格來薰陶妹妹了。

但在妹妹的眼裏，却有另一種感覺，她覺得，哥哥是非常的可憐。已經是將近三十歲左右的人了，還是一個獨身，出出進進連影子都是孤另的。人家當他這樣的年齡時，至少已有好幾個孩子圍繞在膝前，而他却是連一個和他做朋友的女性都沒有，這在不論那一點上都不能證明他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可是看他的樣子，不但沒有什麼苦悶，而且反悠然自得的，好像甚麼都沒有感覺着一樣，這不禁反使她可憐之餘，同時也更懷疑他的奇特的舉動了。囿於世俗見解的妹妹的眼光，當然不能對哥哥的高尙偉大的人格，有相當認識的。她只憑

了她個人的狹隘的觀念，認定她哥哥是一個還沒有嘗到愛情滋味的可憐人，同時她又應用了她淺薄的同情，覺得應該代她可憐的哥哥找一個愛情的伴侶。

懷着這種心思的妹妹，在她的心房深處，正藏有一種祕密。這祕密，是使她利己的私心感覺甜蜜的。當她每想到自身的幸福時，她就愈感到哥哥的孤另的可憐，同時也更懷疑到他的舉動了。「哥哥爲什麼到現在還不結婚呢？」這是費了妹妹不少思慮的一個問題。在妹妹的意識裏，幾乎未曾有一次接觸到哥哥的偉大的心胸過。她只因了哥哥的不想結婚，而懸慮到自身的前途。「哥哥也許是想借這不結婚來挾制自己，使自己不好想到結婚這事上去罷。」這樣自以爲是的在

胸中立下了答案，妹妹甚至有一些怨恨起哥哥來了。哥哥也正如妹妹所怨恨的那樣，從來不肯在言語和行動上，把愛情這名詞和妹妹聯結在一起。這正是哥哥偉大的地方，有着那樣廣汎的人類愛的哥哥，當然不會把他的思想，放到這淺薄平凡的人間事實上去的。然而，這事實，却正是妹妹的希望。所以，妹妹的心和哥哥隔離得愈遠，妹妹就愈覺着有使哥哥同化於自己的必要了。

於是，有一天，妹妹便試探地對哥哥說道：

「哥，我們這個家庭，近來是更冷靜得難耐了！不知道哥可有什麼方法，使牠熱鬧起來嗎？」

聽到了這話的哥哥，是深深的爲她妹妹這感覺憂鬱了起來。他是

聽不出她話裏潛藏的意義的，他只感到太把自己的心放在遠處而未嘗一計及家中的惶愧。所以，便勉強遁詞地回答妹妹道：

「妹，我想大概總有這樣一天的。等着罷，那使一切人類滿足的一天，也正在慢慢的前來哩！」

存着滿腔希望等候回答的妹妹，聽到哥哥的末一句話時，不禁完全失望了。真的，哥哥的答覆是那樣廣泛而空虛，可說是一些邊際都沒有。這種沒有邊際的答覆，使妹妹忍不住爲之憤然起來。她懊惱地說道：

「哥，我不知道你那來這許多空想！什麼一切人類滿足的一天，我就不相信會有這麼一天的到來。縱使有，那也是將來的事，於我們

現在的人無關的。我所要求於你的，只是怎樣消除我們這家庭的冷靜；換一句話說，就是怎樣使我們家庭裏加添進一個和我們有關係的人來，讓我們的心永遠充滿着。」

哥哥直到這時才算聽懂了他妹妹的意思，他不禁有些暗笑他妹妹的思想，這樣自利的想念，是無論怎樣都不能爬進他腦裏來的。他有一些可憐他妹妹的愚魯，不能用廣汎的人類愛來做中心意識，只是讓一些淺薄的人間事實來把自己支配着，甚至希望他也能做這樣一個簡單自利的人。他幾乎要笑了，爲了妹妹如此不明白他的胸襟。但他終於隱忍着，也不想把自己的人格袒露給妹妹看，只用一個沉默來回答了妹妹。

然而，漸漸地，哥哥却從妹妹那里，窺見了她的秘密。這也許是妹妹偶然的疏忽吧，因為沉溺於一種夢幻般美好的事實中的人，是常會疏忽於他自身的秘密的。總之，哥哥是在無意中，讀到了某一個人寫給他妹妹的所謂情書一類的東西了。寫這信的人似乎是一個青年，信裏面不用說是充滿了思念愛慕的話，儘管這些話在未來的時間中都會變成虛偽，可是在這信裏所泛溢的熱情，却儼然像可以把整個生命都貢獻給他愛人似的。素來恨極了利己的人類的哥哥，讀到了這種滿紙顛倒夢想的信，氣憤得忍不住笑了。他不解一個正當有為時期的青年，何以不把他的眼光放得遠些，把生命用到爲人類謀幸福這事上去，却偏歡喜幹那所謂愛情一類的傻事。他愈是精細讀信裏的

話，便愈感覺這青年的可憐，同時也可憐到他的妹妹。他們這些人，都是把自己逼到一條狹隘的路上去，忘記了廣大的世界的。他更逐漸由這可憐的意念轉變到失望。這世上，利己的人類很多，幾乎很少有幾個人想到爲他人謀幸福這種事，便是偶然有幾個懸念到人類的前途的，也被世俗的眼光目爲傻子。無疑地，他也就是這傻子中的一個。望到手裏這封信，他似乎隱然從這中間瞧出人類前途的無望。而更使他悲哀的，是一個用了異常的愛心愛着妹妹的哥哥，却不能把妹妹的心捉住，只能任她的心遠離了他，走到另一個爲他所憎恨的相反的方向裏去的這事實。

不過哥哥的心終是熱的，他很快的便原諒了他妹妹的過失。他覺

得，造成這過失的不是他妹妹，却是他自己。爲什麼用了他的人格竟還不能感化妹妹呢？顯然是他的人格還有未被他妹妹認識的地方。同時他又想到，所謂愛情這種事，似乎也並不是和罪惡有聯帶關係的，只要走在這愛情途中的人，於自我的滿足以外，不忘記這世上還有着受苦的人類便好了。這樣想着的哥哥，是突然的在一剎那間變換了他的感情，他不僅不憎恨到這些活躍在他眼前的利己心，而且是很興奮的想着這樣去成全他妹妹和那青年兩人間的關係了。哥哥是常常以妹妹的滿足引爲自己的愉快的，便是他對人類的態度，也是這樣。

就在發覺了妹妹的祕密的這晚上，當兄妹倆互相對坐的時候，哥哥使用了一種親摯的口吻，閒閒的對妹妹說道：

「妹，聽說你近來有了個愛情的對象了，這事可是真的嗎？」

於不意中陡然被哥哥捉住了私心的妹妹，是惶恐得不知所措了。

她紅着臉低下頭，如每個含羞的少女所共有的態度一樣。素來只從她那里得到輕蔑和冷諷的哥哥，看到她這突然轉變的態度，不禁感到一種趣味，同時也更深刻的愛起她來。的確，妹妹是可愛的，不論是她的面貌，她的身段，都有引致男性心動的地方，但哥哥的愛妹妹，却不是這樣的單純，而是從整個倫理觀念出發，特別是從她羞澀的形狀中，找到靈魂的共鳴的。他覺得，他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認識他妹妹的靈魂，這認識，使他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妹妹原也有着妹妹的希望和觀念，而妹妹的這些希望和觀念，他是不論在那一點上，都沒有

理由可以忽視的。當他開始感到這一層上時，他是更願意貢獻他的全身心，爲妹妹的幸福而努力了。於是，他便繼續懇切地對正陷於羞澀中的妹妹說道：

「妹，請你相信我，我決沒有想試探你的意思，你能在你人生的長途中找到你生命永久的歸宿，這是我非常代你歡喜的。但是，我要問你一句話，對於你所觀察久了的人物，你可是真已在你自己的心中，找不出一絲缺陷了嗎？」

妹
妹
有長久的時間陷於羞澀中的妹妹，開始抬起頭來了。她用懷疑的眼光在哥哥面上探索了好一會，似乎要從這中間探索出什麼隱祕來。哥哥雖已聲明了他的話是並不具有試探意思的，可是萬事都只相信自

己的妹妹，却不大能相信這句話。她疑心哥哥的話裏也許有刺，在他懇切的面部表情上，她也彷彿看出了那後面正潛藏着一種不大贊成她有愛情這類事的心，尤其是他結末的兩句話，那試探的意思是分外明顯了。這使妹妹很是生氣。開始就是從懷疑觀點出發的妹妹，是即使在極微細的事上，都把疑心放上去的。她甚至覺得哥哥那表示代她歡喜的話裏，都帶有一種冷諷。於是，她不禁有些怨恨起哥哥來了。

「哥哥爲什麼要破壞別人心境的平靜呢？青年男女誰不有愛情這會事？若因自己沒有對象，便不懷好意的不惜用陰刻的話去試探別人，則即使是最下等的嫉妒者都不能做出來。」這樣想着的妹妹，蓬勃的感情好像燃燒着一盆火，將要燒穿她的心了。她氣憤憤的盯視了哥哥

一眼，不則一聲。

哥哥却還沒有看穿妹妹的心思，他只以為妹妹是還在羞澀着，所以又用他那帶感情的話對妹妹說道：

「妹，我希望你能得着一個幸福的結果，我是不論在那一方面，都願意盡我的力量，幫助你獲得那幸福的。不過在你滿足了你自身的幸福以後，請你不要忘記，這世上還有許多得不到幸福的人；而我們生存的任務，却是要幫助他們，使都能獲得幸福的。」

說着這話的哥哥，感奮得眼睛開始有淚珠在滾動了。他覺得，他從不曾有這樣一次，把他整個真誠的心，披露給他妹妹看過。可是妹妹的態度却仍舊很淡漠，顯然她是並未曾從她哥哥的話裏得到些微的

感動，她甚至把她哥哥的話聽到反面去，更進一層的證實了她的疑心了。她覺得，哥哥僅是在口頭上贊助，實際上想破壞的心思，却比口頭上的贊助還要厲害些。她不願意再在這裡坐下去了。於是，便突然站起身來，把坐椅重重的踢了一腳，帶着一種怨憤的表情走出房去。

這不意的舉動使哥哥完全呆住了。整個地把熱心寄托在妹妹身上的哥哥，是沒有想到妹妹會有這種報答的。他想不出在他的話裏，有什麼觸犯他妹妹的地方，他只要爲他妹妹那怪僻自利的脾氣感覺傷心。可是，他又原諒了她。他覺得，他原不該去對妹妹說那種話的。一個懷有偉大的利他心胸的人，是只有在暗地裏爲他人謀取幸福，而

不應在口頭上表暴出來。只知道在口頭上表暴的人，那是一個傻子。因為言語根本就是一種不能完全傳達情緒的東西，不論你是怎樣巧妙地使用你的言語，而在聽的一方面，總會把你的話聽到和你的情緒相反的地方去的。於是，哥哥便不由得失笑了。他笑他自己的愚蠢，會當了妹妹的面，說出那種話來，這自然是得不到妹妹的好感，只會得到壞的報答的。他並沒有留心到妹妹出去時面上那怨憤的表情，他只覺着，以後應該轉換一個方向，多在暗地裏幫助妹妹，少在說話上用工夫了。

似乎可說是一種機會，愛着妹妹而又時刻都願意為妹妹的幸福努力的哥哥，終於在某一天，認識了妹妹的情人了。那還是在他自己的

家裏，但却不像是事先就已約定了的，而且看妹妹的樣子，還好像會對那青年列舉了許多不便，阻止他來訪過。然而，異性的熱情，終於使得那青年不顧一切的闖入這冷靜的家庭裏來了。當一得着那青年來訪的消息時，妹妹是很驚惶的立刻便跑了出去，哥哥却覺得愉快，因為他可以有認識他妹妹的情人的機會，並且有當面考察的可能了。不過有一樣使他難受的，是妹妹並不把他當做一個親密的人看待，很謹慎的避着他，領那青年到院子裏去，低聲地說着話，彷彿怕被誰竊聽了去似的。這些不信任的表示，都使做哥哥的灰心，但他仍舊很熱心的在暗中窺望着他們。第一眼在那青年身上所得的印象便很不錯，他覺得，他妹妹畢竟有一些眼力，那樣一個具有英俊相貌的人是決不會

有一顆平凡的心，縱使現在他的利己心是正狂熱地燃燒着，而從他的態度上看，他的靈性顯然是還沒有完全泯沒的，不消用幾句話，便可以把他當一個同志拉到自己身邊來，和自己走同一的路。他又去看他妹妹，妹妹的形狀初時還帶有一些驚惶，隨即便很和易，到後來甚至可說是熱情地了。那樣光輝快樂的臉，是哥哥畢生所未見過的。從這一點上，使哥哥的心，開始經驗到人類利己心的最高峯。即使是那樣一個把自身利益克服到幾乎沒有一絲餘剩的哥哥，看到眼前這兩個人時，也不禁感覺愛情這件事在人類欲望中所佔位置的重大，並從而覺得身旁有一個情侶的必要了。

然而，這些思想，在哥哥的心裏，總沒有想了解那青年的心急

切。他愈是望他們，便愈想和那青年談一次話，從他身上找出和自己的靈魂的共通點來。最後，他實在忍耐不住了，幾乎全不會想到妹妹是否會因他把不相干的身體橫插進他們中間而不快的，便從暗處走了出來，到那院子裏去。

正當沉醉於她自己的情熱中間的妹妹，突然看見了哥哥的闖入，立刻便不快地把口閉上了。她遲疑了好一會，才帶一種疲倦的神氣，把他介紹給了那青年。那青年默默地向他鞠着躬，神氣是也如他妹妹一樣，疲倦而又不快，因為任何情侶都是不願意有旁人插身進他們中間來的。但哥哥却彷彿未曾感覺到這一層，他開始熱烈地和那青年談起話來。他問到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他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幾乎把

一切被世俗眼光目爲傻氣的書卷中的名詞都搬出來了。而且不息地把爛爛的目光注視着對手，好像想在這一剎那間，就把對手的靈魂完全把捉住似的。這自然更增加了對手的不快。開始便只帶了滿腔熱情和一大堆甜蜜的情話來的那青年，差不多全不會提防到會有這種廣泛而又艱深的考問，在未嘗有充足的預備間，突然回答這些問題，是即使應用了他從教育中所得來的全部聰明才智，還覺不夠得多。而在哥哥一方面呢，他從那青年第一次張口回答他的問題時，便發覺了他的失望。青年是全然和他妹妹一樣，一個只知道自我享樂的利己的人，在他所列舉的問題中得到的他的回答，不是散漫矛盾，便是答非所問。他不願再把這談話繼續下去了，只默默的望着妹妹，不知道他妹妹何

以會結識上這樣一個徒具外觀的人。但妹妹是還隱然有些怨恨他不該把這些不相干的問題來擾亂他們的談話似的，一翻身，便走進屋裏去了。失去了談話對象的那青年，似乎對他也有着一種憤恨的感情，全無禮貌的向他點點頭，算做告辭的也走了。這樣惡劣的結果，幾乎是做哥哥的早先所完全未想到過的。

回到屋裏來的哥哥，是更意外地看見他妹妹竟躺在牀上哭了。妹妹的利己的感情是始終在懷疑着哥哥，而她的懷疑更因哥哥方才的舉動加上了證實。妹妹如今是完全相信她哥哥想破壞她和那青年的愛情了。但她這種想念，哥哥是還沒有幾分之幾體驗到過。這似些是很奇怪的，熱心想幫助妹妹為妹妹謀幸福的哥哥，對於妹妹的心，却是非

常隔膜，連一些認識都沒有。然而說起來這又算不得奇怪，因為一個把廣汎的人類愛做中心意識的人，是永不能了解那些利己的人心中所想到的事，原因就是由於他並沒有一顆利己的心。所以，幾次問不出妹妹哭的究竟的哥哥，是焦躁到幾乎想跪在他妹妹的面前，懇切地說：「妹呵：請原諒我，相信我吧！我這顆心，是始終愛着你，愛着一切的人類，願意盡力為你，為一切的人類謀得幸福」的了。

在妹妹的眼裏，哥哥永遠是一個傻子，傻到連如何作人的方法都不懂，只知道沉迷於書卷中的空想，並妄想把這空想在現實的世界裏建立起來。所以，妹妹的對於哥哥，可說是連一句話都無從說的。這樣一個哥哥，却偏要來干涉她切身的的事情，甚至全不顧到旁人的難

堪，怎不使妹妹氣憤到要哭呢？不過這也不是引起妹妹哭的直接原因，妹妹担心的，倒是恐怕因了哥哥這鹵莽的舉動，將使那青年減低了愛她的熱度。如果這樣，則即使哥哥真個跪到妹妹面前去，說話說得再懇切些，也不能使妹妹止住她的悲傷的。

幸而事實並沒有到這樣歹的地步，妹妹既未曾因此失去她中心的希望，對於哥哥也就沒有深求的必要了。於是，家庭中的空氣，便又回復到和沒有發生什麼事時一樣，平和而又安靜。

哥哥是深深的譴責着自己的不會應付現實，以致屢次想把幸福加到妹妹身上却屢次引起妹妹的不快。他覺得，他是太沒有忍耐力了。爲什麼常常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硬要露出面來呢？如果在暗中，或僅在

一旁贊助着，而不插身到事裏去，豈不是更能使妹妹發生好感，而又足以使自己中心感覺愉快嗎？

作着這樣打算的哥哥，從此果然便不再干涉到妹妹的事了，只是在暗地裏留心着，怎樣抓住一個機會，把幸福灌輸到妹妹身上去，使她感到滿足。爲了這，哥哥甚至把素來不喜寓目的報紙都翻閱了，到那於他毫無興趣的體育欄去找尋他妹妹的情人的名字，如若找到了，便喜孜孜的送去給妹妹看，並從旁加上一兩句贊詞，希望能因此討得她的歡心。哥哥是不知從什麼一本書上見到一句話，凡是女性都喜歡旁人稱贊她的意中人的，於是，便也歇士底里地做起這種無意識的事來。

可是妹妹却並不如哥哥所想像那樣的喜歡，每當哥哥提到她情人的名字時，她只略微一抬頭，便又把頭低下去了，鼻根搖動着，從那裏漏出鄙夷的意思。有着堅強的自信心的妹妹，現在似乎下了決心，凡是關於她自身的問題，都得由她自己來解決，不願意託旁的什麼人。她始終疑心着哥哥的舉動不懷好意，以為哥哥是想試探出她的心來施行什麼陰謀。所以，她甚至連話都不高興和哥哥說了。

這在哥哥當然是很痛苦的。他那樣苦心孤詣地想使他妹妹快樂，而妹妹的心，却始終遠離着他。他有時憤激起來，真想拋開一切，不再顧妹妹的事了。但他又覺得這是太忍心，失去了父母的妹妹，除了自己這一個哥哥以外，更無旁的親人，若自己再離開她，則她豈不是

更孤淒可憐了嗎？並且又如何對得起父母在天之靈呢？可是，要勉強和一個不了解自己人格的利己的妹妹永久生活在一起，那痛苦又是無涯際的。別的不說，只就她那種疑心，已使人感覺不能忍耐了。像這樣生活下去，也許有一天，要被她懷疑到自己的人格呢。於是，他又想到妹妹的情人，那和她一樣利己的青年了。把妹妹托付給他，這事似乎是可行的，因為他是愛着她的人，事實上決不會虧待她。但他又不敢十分信託那青年，縱使妹妹是如此的信任他，而在哥哥眼裏，總覺得一個沒有偉大的愛心的人，是不會有永久的愛的，眼前爲了利己，不妨誓山盟海，可是將來爲了利己，也不妨完全背棄了盟誓。這樣一個把愛情當兒戲的人，怎能把妹妹托給他？托給他，又是如何危

險的事？用了一種偉大的愛心愛着妹妹願意犧牲了自己爲妹妹謀幸福的哥哥，是決不肯做這種送妹妹進墳墓去的事的。

種種錯雜無可解決的事態擾亂着哥哥的心，使哥哥常想走到消極的路上去。然而哥哥却又並不是一個消極的人。哥哥是深刻地認識他肩上所負的使命，要把他的生命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的。每逢難受到極點時，他只是作退一步想：避免去和妹妹衝突，暗地裏却更把妹妹的幸福放在心上。但利己的妹妹似乎永沒有滿足的時候，她常是疑心着哥哥，更常要因疑心而和哥哥衝突。每經衝突一次，哥哥便覺得妹妹的心離開他遠一些，離開他遠的妹妹的心，無疑地是接近到那利己的青年身上去了。漸漸地，妹妹的行動都有些祕密起來，甚至連終夜不

歸的事實都有得發現了。妹妹是這樣瘋狂地耽享着她的青春，沉迷在她自以為是的幸福裏，對於想把真實的幸福給予她的哥哥，却幾乎連眼角都沒有帶到一下，這使哥哥不禁深深的爲之歎息。但哥哥還是忍耐着，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哥哥現在是連一絲存在妹妹身上的希望都沒有了，他只希望妹妹不懷疑到他的人格，已是非常滿足，他還敢在妹妹身上，寄托什麼希望嗎？

然而，那最後一次的衝突，終於不免要來的。在這一次衝突中，似乎因了哥哥的舉動積着深刻怨憤的妹妹，竟說出了幾句誣釀到哥哥人格方面的話，這使哥哥雖想忍耐也無可忍耐了。聽了這話後的哥哥，是傷心到獨自一人躺在牀上哭了一夜，却又竭力遏止住聲音，使

不讓妹妹聽見。再沒有無端被人損傷了自尊心還要難受的，即使是那樣愛着妹妹的哥哥，到了這地步，也不能不起離開妹妹的心思了。他覺得，有着堅強的自信心的妹妹，是非得使她在這人間吃一次虧，明瞭到她的認識力的不足以後，決不會改變過她的觀_三來的。不過他還不願就這樣忽然的離開妹妹，至少，在他未離開妹妹以前，還得爲妹妹的幸福，做一步最後的工程。於是，在興奮地哭過以後，他便坐起來，在燈光下，給妹妹的情人寫了一封信：

××：

請不要以爲我寫這封信是尊敬你什麼，對於你這種只知道自我滿足的人，我是連千分之一的尊敬都不會放到你身上來的。我

特地警告你留心一些：我現在把我的妹妹托付給你，因為她是非
常的愛着你，愛你愛到便是我那樣把全身心都寄託在她身上的哥
哥，都不能避免使她不生分。在這一點上，你確是勝利了。照
理，像她這樣的愛你，你應該怎樣優越地對待她，才能報答她這
一番愛心呢？但是，我看得出，在你這種利己的人身上，是找不
出永恆的愛來的。所以，我要警告你，倘若你在我把妹妹托付了
你以後，你竟虧待了她，那決不是我這有廣汎的人類愛的人所能
忍受得住的，我將在不論那一個時間裏，都使你受到你所應得
的懲罰。……

寫好了這樣一封短信的哥哥，在把信攜到妹妹房裏，壓在鎮紙

下，又看了睡着的妹妹的臉一會以後，便悄悄地，幾乎可說是感傷地，回轉身來，在昏黑的暗夜裏，像幽靈一樣的，離開這屋子走了。

妹妹却還沉酣在她的美夢裏。燈光照在她臉上，泛出鮮豔的桃花紅色。她似乎夢見和她的情人結了婚，於是，笑的花便開始在她臉上開放了。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失業
實售四角五分

作者 周楞伽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北新書局

創 作 新 刊

書	名	作	者	實價
一個女作家	沉	櫻作	.20
夜遊人	黎	錦明作	.25
火焰	盧	隱遺作	.40
浮雲集	陳	福熙作	.20
賤胎	朱	企霞作	.20
瑣憶集	趙	景深作	.20
文人剪影	趙	景深作	.20
爲法小品集	洪	爲法作	.30
東京小品	盧	隱遺作	.45
湖南的風	謝	冰瑩作	.30
萍蹤偶記	陳	友琴作	.40
夕虹	朱	畫清作	.1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281B



92

册数:	1
售價:	.40